

東 北 史 論 叢

(下)

姚 從 吾 編 著

正 中 書 局 印 行



東 北 史 論 叢

(下)

姚 從 吾 編 著

正 中 書 局 印 行

究必印翻



有所權版

版初臺月九年八十四國民華中
版四臺月六年五十六國民華中

叢論史北東

角二元二 價定本基 冊下 冊二全

(費滙費運加酌埠外)

吾 從 姚 者 著 編
譽 元 黎 人 行 發
局 書 中 正 刷 印 行 發

(號十二路陽衡市北臺灣臺)

司 公 書 圖 成 集 銷經總外海

(號七街海北地麻油龍九港香)

店 書 風 海

(地番六五目丁一町保神田神區田代千都京東本日)

協(4151)號九九一〇第字業臺版局證記登業事版出局聞新

(500)

下冊目次

一、說契丹的捺鉢文化·····	一
二、金朝上京時期的女真文化與遼燕後的轉變·····	三一
三、遼金元疆域沿革與地理因素對當時政治文化的關係·····	六五
四、金世宗對於中原漢化與女真舊俗的態度·····	一一八
五、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與救世思想·····	一七五
六、成吉思汗的智囊團·····	二〇五
七、元邱處機年譜·····	二一四
八、成吉思汗窩闊台汗時代蒙古人的軍事組織與遊獵文化·····	二七七
九、成吉思汗窩闊台汗滅金戰事的分析·····	三〇五
十、黑鞏事略中新說窩闊台汗時代胡丞相事跡考·····	三三九
十一、宋金玠設防山城對蒙古入侵的打擊·····	三六四
十二、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·····	三七六

五、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與救世思想

道教在金元時代，最爲發達。元史卷二〇三釋老傳所列舉的五家，中有四家都是道教。第一帝師八思巴是釋教。第二邱處機屬道教的全真派，是重陽王真人的弟子。第三正一天師張宗演，爲漢張道陵的第三十六代教主，在傳統上說是道教的正宗。第四是真大道教，創自金季道士劉德仁（註一），五傳至酈希誠被元憲宗任命爲太玄真人領真大道教事。第五是太一教，創於金天眷中（一一三八到一一四〇），教主爲道士蕭抱珍（註二），四傳至蕭輔道，元世祖至元十三年（一二七六）賜太一掌教宗師印。上列四家道教中全真，真大，太一均創立於金代，盛行於元初。這裏我們感到一個問題，就是道教何以在金初如此發達？何以同爲道教，並時興起而彼此不相統屬？

上述問題的解答，我認爲道教在金朝初年發達的原因與當時的政治有密切的關係。金朝是異族侵入中國，中原人士目觀祖國的淪亡，不堪外族的欺凌，隱身道院，皈依宗教，原無足奇。後讀顧嗣立「元詩選」商挺「題甘河遇仙宮」詩，知道創立全真教的王嘉（註三）、邱處機，不但是賢者避世，而且有反抗異族，保全漢族文化的積極行動。商挺的題甘河遇仙宮詩說：

子房志亡秦，曾過橋下屨，佐漢開鴻基，屹然天一柱。要伴赤松遊，功成拂衣去。異人與異書，造物不輕付

。重陽起全真，高視仍闊步。矯矯英雄姿，乘勢或割據。妄跡復知非，收心「活死墓」。人傳入道初，二仙此相遇。於今終南下，殿閣凌煙霧。我經大患餘，一洗塵世慮。巾車儻西歸，擬借茅巷住；明月清風前，曳杖甘河路。

商挺元史卷一百八十有傳，忽必烈金蓮川幕府名士之一。蒙古蒙哥汗（憲宗）即位的三年（一二五三），忽必烈得關中分地，以楊惟中爲宣撫使，商挺任郎中，後爲副使。這首詩當是商挺任職關中的時候作的。這時候金朝已亡。從這首詩裏，我們可以知道創立全真教的重陽王真人，在女真人侵入中原，劉豫建號爲虎作倂的時代，不但不同流合污，而且曾表示反抗。所以商挺（1）拿志欲亡秦的張子房陪襯他；（2）稱贊他創立全真教是高視闊步，不是提倡迷信。（3）至於說他「矯矯英雄姿，乘勢或割據。」可以見王鼎當日行爲的積極。（4）後來知道大勢已去「收心活死墓」，纔創立一種混合儒道的全真教，想對於外族統治的劫運有所補救。這些都是可以在陳教友「長春道教源流」（註四）一書所輯重陽王真人與長春邱真人的史料中證明的。現在將長春道教源流中關於重陽王真人創教前後，類似保全民族文化的行動言論，記述如次。至於他的仙跡和全真教的道統，在我們看起來，都是後人的追增或附會，對於道教史或有關係，對於普通的歷史則沒有很大的價值。

二

重陽王真人創立全真教的原因，據陳教友的推斷，是由於從事愛國運動的失敗，所以稱贊他爲北

方忠義。「長春道教原流」中收錄關於重陽王真人的史料，比較重要的共有三篇，一篇是金密國公完顏璫作的全真教祖碑，一篇是金麻九疇的鄧州重陽觀記，一篇是金劉祖謙的終南山重陽祖師仙跡記。全真教祖碑作於金正大二年（一二二五）比較最早。關於重陽王真人的行事有如下的述說：

重陽子王先生名喆（應昌），字知明，應昌於咸陽大魏村。……先生美鬚髯，大目，身長六尺餘寸，氣象言辯，以此得衆。家業豐厚，以粟貸貧人，惠之者半；其濟物之心，略可見矣。

弱冠修士舉業，籍京兆府學。又善武略，「聖朝天眷間（一一三八—一一四〇）收復陝西，英豪獲用，先生於是捐文場，應武舉，易名德威，字世雄。」……

（此段不實，辨見後）。

會廢齋攝事，秦民未附，歲又饑饉。時有羣寇劫先生家財一空，其大父訴之統府，大索於鄆甲，其所亡命幣頗復得焉。又獲賊之渠魁，先生勉之曰：「此乃鄉黨饑荒，譬如乞諸其鄰者，亦非真盜也。安忍陷於死地？」縱捨使去。里人以此敬仰先生愈甚，咸陽醴泉二邑，賴先生得安。

是後於終南山劉蔣村創別業居之，置家事不問。半醉高吟曰：「昔日龐居士，如今王害風。」於是鄰里見先生曰：「害風來也？」先生即應之。是後別號重陽子，於南時村作穴室居之，名曰「活死人墓」。

完顏璫金史卷八十五有傳。原碑在陝西整屋縣，清王昶金石萃編收有全文。陳教友全真道教源流卷一錄自「甘水仙源錄」。據劉祖謙終南山重陽祖師仙跡記，知璫作於正大初年。關於重陽子創教前的行事，劉祖謙祖師仙跡記與麻九疇鄧州重陽觀記，尚可補充，並錄於後。仙跡記說：

師咸陽人姓王氏。……堂天眷之初，以財雄鄉里，歲且饑，人多殍亡。有盜盡劫其資以去。一日適因物色得盜，終不之問，遠近以爲長者。正隆乙卯（一一五九）間忽遇至人於甘河，……自是盡斷諸緣，同塵萬有。伴狂垢污，人益叵測；千態萬狀，不可窮詰。……嗚呼！箕子狂，九疇敝；接輿狂，鳳歌出；權智倒，橫直豎；均於扶世立教良有以也。……

重陽觀記也說：

「終南王重陽，予不知其何如人。見其門弟子曰：王重陽諱喆（應作鼎），字知明，有文武藝。當廢齊阜昌間（一一三一—一一三），脫落功名，日酣於酒。歲四十有八（一一六〇），遇二異人，得證玄理。……」

麻九疇（一一八二—一二三二）金史卷一百二十六（文藝傳）有傳。重陽觀記當作於居鄆城時（一二三〇年左右）。據元好問的中州集知道劉祖謙是安邑人，金章宗承五年（一二〇〇）進士。仙跡記則作於天興元年（一二三二）。依上列三文，我們對於重陽王真人的事跡可以作下列的推斷。（一）王重陽未創立全真教以前，原是陝西咸陽的財主，「家業豐富，常以粟貸貧人。」又因「氣豪言辯，以此得衆。」（二）他少年時代，曾修舉業，「籍京兆府學，又善武略」。「咸陽醴泉，賴先生得安。」（三）當時確有「廢齊攝事，泰民未附」的情形。（四）據麻記知道他雖有文武藝，「當廢齊阜昌間（一一三一—一一三七）脫落功名，日酣於酒。」不肯出仕。這些都可以見全真教主王真未創教以前，遭時喪亂，鬱憤憂國的情形。

這裏完顏亮的全真教祖碑與麻九疇的鄆州重陽觀記，有一點互相衝突。就是全真教祖碑說王真

「聖朝天眷間（一一三八—一一四〇）收復山西，會捐文場，應武舉，易名德威，字世雄」，曾參加金朝的考試。麻九疇的重陽觀記則說：他雖有文武才藝，但是當廢齊阜昌間（一一三一—一一三七）「脫落功名，日酣於酒」。陳教友不信王真人在金天眷間曾應武舉的事情。他的理由是：

「考金廢劉豫在紹興七年（一一三七），時重陽年二十五。〔重陽死於大定十年，宋孝宗乾道六年庚寅（一一七〇）年五十八，則當生於宋徽宗政和三年（一一一三）。方壯歲而逃於酒，其用意可知，其感懷身世，始之以隱遯，終之以佯狂，劉記比之箕子，揆與，其真知重陽者哉！

「然則，嶠碑云：『天眷間，應武舉，易名德威』，非歟？曰：非也。劉豫廢後（一一三七）臨年（一一三八），金熙宗改元天眷。麻記稱阜昌時已脫落功名矣，豈於天眷（一一三八—一一四〇）而反應武舉耶？此蓋李志源乞文於嶠，以嶠爲金源王子，故爲是飾說耳。麻劉二公並仕於金，所爲記又在嶠後，而其文如是，亦可以見重陽忠憤之夙心矣！」

這裏我們還可以舉出一個旁證。就是，金史卷四熙宗本紀，天眷共有三年（一一三八—一一四〇），只有天眷元年五月舉行一次文官考試，「詔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」，金史卷五十一選舉志同。選舉志又說武舉嘗設於皇統時（一一四一—一一五〇），其制則見於泰和（章宗年號，元年爲一二〇一年），式有上中下三等」。是天眷期間根本沒有考試過武舉，王真自然不能捐文場應武舉，改易名字了。

三

全真教主張儒釋道合一，目的既不在宣揚傳統的道教，或者有保存全民族傳統思想的意味。完顏璘全真教主碑說：王喜別號重陽子，名所居穴室曰「活死人墓」。此後他自己即研究出一種自救救人的理論，就是後來三教合一的全真教。既到金世宗大定七年（一一六七）四月，忽自焚其菴，凌晨東邁，攜鐵罐一枚，隨路乞化。曰：「我東方有緣爾」。是後即在山東各地宣揚自己發明的全真教。教祖碑會詳記王重陽在各地宣教的情形。

「金大定八年（一一六八）八月，西居文登，住姜氏庵，建三教七寶會。

「大定九年（一一六九）四月住靈海，榜其庵曰金蓮堂，建三教金蓮會。至福山縣又立三教三光會。在登州建三教玉華會，至萊州起三教平等會。

「凡立會必以三教名之者，厥有旨哉！先生者蓋子思，達摩之徒歟？足見其沖虛明妙寂靜圓融不獨居一教也。先生勸人誦道德清淨經般若心經及孝經，云可以修證。」

由上列各點我們可以知道，全真教是主張三教合一的。他既不教人祈禱念經，也不教人練丹畫符，而只教人誦讀道德清淨經，心經，孝經，實在有保存三教精神（漢族文化）的意思。苦心創一宗教團體，反覆提倡三教平等，又勸人誦讀道德清淨經，心經，孝經，行為與篤守一教的教士完全不同。耶律楚材在西游錄序中說：「全真，太一，混元，太乙，三張左道之術，老氏之邪也」。全真教既不主

一教，不專假借老氏的招牌，又不練丹畫符，以鬼神惑人，焉得說是老氏之邪？耶律楚材可以說是完全不了解王重陽與長春一派所主張的全真教。所以虞集在「道園學古錄」（方外稿卷五十）「非非子幽室志」一文中解釋「全真」二字，就認為有積極的用意。文中說：

「昔者汴宋之將亡，而道士家說，詭幻益甚。乃有豪傑之士，佯狂玩世，志之所存，求返其真而已，謂之全真。士有譏變亂之機者，往往從之。門戶頗寬弘，雜出乎其間者，亦不可勝紀。而澗飲谷食，耐辛苦寒暑，堅忍人之所不能堪，力行人之所不能守，以自志於道，頗有所述於世者不無也。」

凡此皆足以證明全真教不是宣傳道教，而是利用道教的名義，對金初外族的壓迫，有所補救。從消極方面說，道儒釋三教並重，勸人讀道德清淨經，心經、孝經，使人略知道，我祖我宗在信仰上沿襲遵守的精神。從積極方面說，可以救濟衆生，使文士有所隱避，外族的摧殘可以減輕。所以虞道園稱他們為宋末的豪傑之士。（詳下）自重陽，丹陽，長春及全真教其他的大師，都有詩文集流傳於世，也可以證明他們並不是清淨無爲，因為他們的本心原來是積極的。

四

長春道教源流的著者陳教友，對重陽王真人的創教，認為與金人的南侵有關係，所以稱道王重陽為北宋的忠義。證以虞集真大道教岳真人碑，泛論金末道教各派的興起，由於豪傑奇偉之士，不肯仕金，而其言益可信。我們選錄兩文若干段，作為研究王重陽創教動機的說明。

「酥醪洞主（陳教友自稱）曰：『王重陽有宋之忠義也，其害風也，蓋憤激使然。今以璚碑（即金密國公完顏琦全真教祖碑），及劉麻二記（即金劉祖謙終南山重陽祖師先跡記，與金麻九疇鄧州重陽觀記），重陽生於宋徽宗政和三年癸巳（一一一三）。其時金源未興，所居咸陽，固宋地也。及宋南渡，金人入長安，游騎至咸陽。然其初猶望渭南義兵滿野不得渡，遂沿渭而東。至建炎四年（一一三〇）婁室破陝府，張浚與戰於富平而潰。金人遂引兵西上，入鳳翔，於是咸陽沒於金，是時重陽年十八矣。劉記云：重陽少讀書，係學籍，又隸名武選，不云在金世，當屬宋建炎初年。逮紹興元年（一一三一）金以陝西地界劉豫，時重陽年十九，璚碑謂廢齊攝事，秦民未附，當卽在是年。又云：後於終南劉蔣村創別業居之，置家事不問。考宋金共有關中，以終南與金人分界。……重陽棄家避地於此，其心蓋未忘宋歟？』」

「金廢劉豫在紹興七年（一一三七），時重陽年二十五，逾年而宋拜表稱臣於金。又三年秦檜殺岳飛，時重陽年二十九。璚碑云：重陽半醉，高吟曰：昔日龐居士，如今王害風。其爲感懷身世也，始之以隱遯，終之以佯狂，益可矣。劉記比之箕子接輿，其真知重陽者哉？……劉麻兩公並仕於金，所爲記又在璚後，而其文如是，亦可以見重陽忠憤之夙心矣。……金時碑記有所忌諱，不敢顯言，故至元而商挺始直揭其大節也。」

虞集道圓學古錄（方外稿）（卷五十），「真大道教第八代崇玄廣化真人岳公之碑」說：

「昔者金有中原，豪傑奇偉之士，往往不肯嬰世故，陷亂離，草衣木食，或佯狂獨往，各立名號，自放於山澤之間。當是時師友道喪，聖賢之學，湮泯漸弊。惟是爲道家者，多能自異於流俗，而又以去惡息善之說，以勸諸人。一時州里田野，各以其所近而從之。受其戒者，風靡水流，散於郡縣，皆能力耕作，治廬舍，聯絡表樹，以相保守，久而未之變也。」

「國朝（蒙古）之制，凡爲其教之師者，必得在禁近，號其人曰真人。給以印章，得行文書視官府。而真道教者，則制封無憂普濟開微洞明眞君劉德仁之所立也。以弟子嗣守其業，治大都南城天寶宮。又嘗得都薩遣官一人領其徒屬，與全眞，正一之流參立矣」。

照虞集的話看起來，金有中原的時候，豪傑奇偉之士，不肯臣事外族的人很多，實不止王重陽一人。所以爲道家言者如王喜，劉德仁，蕭抱珍，都能利用北方遊牧民族重視宗教的心理，「自異於流俗，聯絡表樹，以相保守，久而未之變」。這種舉動，用舊話說是獨善其身，不事異族。用現在的話說，就是具有民族思想，保存民族的人格，不當漢奸，不與外族合作。那時候有了租界，沒有「國際公法」。金初道教所以異軍突起，特別昌盛的原因，也可以得到解釋了。金元之交如元好問，劉祁，商挺，姚燧，虞集對於當時道家者流的「能自異於流俗，一時州里田野各以其所近而從之，受其教戒者，風靡水流，徧於郡縣」，感化的能力，很表示推崇。他們是享盛名的士大夫，當然不滿意於儒家以外的異端外教。他們的推崇道教，不正可以見全真教的適應時代需要，對於當時的社會與民族有偉大的貢獻嗎？

五

全真教對於中華民族的第二貢獻，是邱處機勸止成吉思汗的濫殺與救濟人民。王重陽的創教在於自拔，而其能在亂時止殺與救人的，是全真教的第二代大師，邱處機。他是王重陽的徒弟，道號長春

子，在全真教中是七真之一，元史卷二〇二「釋老列傳」有傳。茲節錄元史本傳的要點如下。

「邱處機登州棲霞人，自號長春子，年十九（金皇統七年一一六五）爲全真教學於海之崑崙山，與馬鈺，譚處端，劉處玄，王處一，郝大通，孫萬二（全真教稱爲七真），同師重陽王真人。重陽一見處機大奇之。金末之季，俱遣使來召，不赴。歲己卯（一二一九）太祖（成吉思汗）自乃蠻命近臣札八兒（？），劉仲祿持詔求之（註五）。……處機乃與弟子十有八人（西遊記作十九人）同往見焉。又明年（一二二一）越使再至，乃發撫州，經萬餘里，始達雪山。（塔里塞塞，今阿富汗北境。）

「既見，太祖大悅，賜食，設廣帳，甚飭。太祖時方西征，日事攻戰。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，必在乎不嗜殺人。及問爲治之方，則對以敬天愛民爲本；問長生久視之道，則告以清心寡欲爲要。太祖深契其言。曰：『天賜仙翁，以悟朕志。』命左右書之，且以訓諸子焉。於是賜之虎符，副以璽書，不斥其名，惟稱神仙。」

「歲癸未（一二二三）太祖大獵于東山，馬踏。處機請曰：『天道好生，陛下春秋高，大獵非宜。』太祖爲罷獵者久之。時國兵踐蹂中原，河南北尤甚，民羈俘戮無所逃命。（此二句，長春道教源流考刪。）處機還燕，使其徒持牒招求於戰伐之餘；由是爲人奴者得復爲良，與瀆死而得更生者，毋慮二三（疑有百字）萬人，中州人至今稱道之。」

「丁亥（一二三七）有旨改賜宮名曰長春，且遣使勞問。制若曰：『朕常念神仙，神仙毋忘朕也。』六月卒，年八十。」

關於研究邱處機的史料，相當豐富。他自己的著作則有：（1）璿溪集十卷，（2）他與他的弟子李志常合著的西遊記二卷。同時人關於他的記載，則有（1）陳師可的長春真人本行碑（作於一二二

八年），（2）燕京白雲觀處順堂會葬記，（3）元好問清真觀記（作于一二三四年），（4）耶律楚材的西遊錄（神田信暢本），成書都比元史早，都可補「元史釋老傳」的不足。我想依據上述同時人的記載，參考陳教友的「長春道教源流」，與道藏及元人詩文雜記中關於全真教與長春真人的記載，作一「長春真人年譜」，爲他日評論金元全真教對政治文化影響的依據。（上述元史邱處機傳，應辨證補充的地方很多，均從略。）茲先就邱處機勸止成吉思汗的濫殺與救濟漢人的一點，如以討論。說到止殺，我們應該研究下列的問題：（1）蒙古人當時蹂躪中原的情形，與當時中原的混亂，已到甚麼程度？（2）邱長春與成吉思汗的關係如何？換一句話說，就是成吉思汗是否已經誠意接受長春真人止殺的勸告。（3）當時被壓迫下的漢民族（自官吏，士大夫以至平民），到底受了全真教或長春真人多少庇護？

六

說到蒙古人蹂躪中原的原因很簡單。成吉思汗統帥的蒙古人，是生長在沙漠草原社會，苦寒善戰的遊牧民族。自戰敗札木合，王汗，乃蠻，西夏以後，兵鋒侵入中原；一貫的目的，在掠奪物品，征服異己。掠奪與征服的戰鬥，不使你死就是我活。像已往歷史上的勸降，「傳檄而定」，「秋毫無犯」的退讓，或者說是虛偽，是不會發生的。因之慘酷的屠殺，勢所難免。茲舉當時人記載蒙古人在一二〇年以後蹂躪中原的情形，以見梗概。

（1）趙琪蒙轡備錄說：「凡攻大城先擊小郡，掠其人民以供驅使。乃下令曰：每一騎兵必掠十人。人足備，則每名需草或柴薪，或土石若干，晝夜迫逐，緩者殺之。迫逐填塞，壘塹立平。或供鵝鴨袍座等用，不惜萬民。以此攻城壁，無不破者。（此即所謂人海戰術）城破不問老幼妍醜，貧富逆順皆誅之，略不少恕。」

（2）蘇天爵元文類卷五十七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也說：「時天下新定（元太祖太宗窩闊台時，約自公元一二一五到公元一二三九年），未有號令，所在長吏皆得自專生殺。少有忤意，則刀踞隨之。至有全室被戮，襁褓不遺者。而彼州此郡，動輒興兵相攻。公（耶律楚材）首爲言，皆禁絕之。」

（3）同上：「國制：凡敵人拒命，矢口一發，則殺無赦。……河南初破，被俘虜者不可勝計。及聞大軍北還，逃去者十八九。有詔留停逃民及資給飲食者皆死。……雖父子兄弟，一經俘虜，不敢正視。逃民無所得食，陪死道路者，踵相接也。時諸王大臣及諸將校所得驅口，往往寄留諸郡，幾居天下之半。公因奏括戶口，皆籍爲編民。……（此節與元史卷一四六及元名臣事略耶律楚材傳相同）

當時中原戰禍的慘烈，可以想見。元文類耶律楚材神道碑中，尙有蒙古人別迭等，「因漢人無用，不若盡去之使草木暢茂以爲牧地」的主張。這時候眞所謂「天網絕，地軸折，人理滅」了。中原漢人的需要援助，真是迫如救火。長春眞人不忍衆生塗炭，中心焦灼；冀迴天心，以救世人。這都是我們從他的詩集中可以明白看出的。璠溪集中感物詩說：

「天蒼蒼兮臨下土，胡爲不救萬靈苦。萬靈日夜相凌逼，飲氣吞聲死無語。仰天大叫天不應，一物細瑣徒勞形。安得大千復混沌，免教造物生精靈！」

及說：

「嗚呼天地廣闊，化生衆生千萬億！暴惡相侵不暫停，循環受苦知何極。皇天后土皆有神，見死不救知何因。下士悲心却無福，徒勞日夜含酸辛！」

這可以見長春真人悲天憫人的懷抱。當時中原千百萬人民的生命，懸於蒙古可汗成吉思汗一人之手，惟有他下令止殺，纔有實效。新五代史卷五十四馮玉祥傳說：

「耶律德芳嘗問玉祥道曰：『天下百姓如何救得？』道爲俳語以對曰：『此時佛出救不得，惟皇帝救得！』人皆以謂，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，賴道一言之善也。」

金末元初中原的情形，正與五代契丹南侵的紛亂相似，而殘酷則猶過之。成吉思汗父子的兇悍，更甚於耶律阿保機與耶律德光。中原士民，如陷于水火，極待拯救。長春真人心存救世，一旦蒙古可汗萬里來聘，自然景這位徒勞日夜含酸辛的教主所樂於一試的。

七

長春真人與成吉思汗的關係，應以西遊記中所述的「雪山講道」爲中心。而李志常在西遊記中，關於邱長春與成吉思汗會見時情形的記事，也極詳明可信。據西遊記所述，他的初蒙召見，是由於劉仲祿的宣傳與推薦。此事有三個證據，可知實有其事。（一）是本耶律楚材西遊錄說：「昔劉姓而溫名者，以醫術進。渠謂邱公行年三百，有保養長生之祕術，乃奏舉之。（二）釋祥邁至元辨僞錄卷三說：「道士邱處機字通密，登州棲霞人，號長春子。師事王害風，繼唱全真，本無道術。有劉溫字仲祿

者，以作鳴鏑（史記韋昭注曰：箭竿前端開小孔，矢飛急則凌風而鳴），幸於太祖。首信僻說，阿甘言，以醫藥薦於上。言邱公行年三百餘歲，有保養長生之術，乃奏舉之。通醫道，又能造鳴鏑箭的人，自然容易得到喜歡騎馬射獵的可汗的信任。據耶律楚材與詳邁的記載，我們可以相信劉仲祿實有當介紹人的資格。而他的替邱公宣傳，與他所說的話，也應當得到蒙古人與成吉思汗的聽從。（三）長春真人被聘西行，很得到成吉思汗的尊敬。這一點就介紹人是劉仲祿，看起來自然可信。西遊記開端即述及長春真人與劉仲祿的談話，從這段談話中，我們可以知道劉仲祿實在是很希望邱公西行傳道的。原文如下：

「居無何，成吉思皇帝遣侍臣劉仲祿，懸虎頭金牌，——其文曰：『如朕親行，便宜行事；』——及蒙古二十輩，傳旨敦請。

「師躊躇間。仲祿曰：『師名重四海，皇帝特詔仲祿，踰越山海，不限歲月，期必致之。』」

「師曰：『兵革以來，此疆彼界，公曰險至此，可謂勞矣！』」

「仲祿曰：『欽奉君命，敢不竭力。仲祿今年五月在乃滿圖兀里朵得旨。……八月抵京城，道衆皆曰：『師之有無未可必也。』過中山，歷眞定，風聞師在東萊。……至濰州，得尹公（尹和靖）。冬十有二月，同至東萊，傳皇帝所以宣召之旨。』」

照這一段談話看起來，劉仲祿初時曾替邱公作靈異的宣傳。迨獲得可汗信任以後，又担任萬里遠行，聘請長春真人的職務。熱心促成其事，可無疑義。王惲秋澗大全集卷五十六尹公道行碑說：「大元乙

卯（一二一九）太祖聖武皇帝遣宣差劉仲祿起長春於寧海之嶺嶺山。聞師（尹公）爲其上足，假道於濰州（今山東濰縣）見之。……至是師請曰：「開化度人，今其時矣！」長春爲首肯，決意北觀。「王渾雖不是邱長春的同時人，但所作尹公道行碑，當有根據。可見「開化度人」的主張，是長春真人與尹公素定的目的。」

劉仲祿的介紹與敦請，只是成吉思汗聽信全真教宗師、尊敬邱神仙的一個引子。最重要的關鍵，仍是長春真人與成吉思汗在西域行宮的談話與講道。講道與談話的經過，據西遊記所述如下：

「二十二日田領海來迎。及行宮，上復遣領海問曰：『便欲見耶？且少憩耶？』師曰：『入見是望。且道人見帝，從來無跪拜禮，入帳折身叉手而已。』既見，賜酒醑竟，乃辭。上因問：『所居城內支供足乎？』翌日又遣近侍官合住傳旨曰：『真人每日來就食可乎？』師曰：『山野修道之人，惟好靜處。』上令從便。」

「九月朔渡航橋而北。師奏：話期將至，可召太師阿海。（時亦在翻譯）其月望，上設幄，齊（茲據王氏遺書本，影印道藏本作齋）莊退侍女左右。燈燭輝煌，惟聞利必（祕書）領海，宣差仲祿侍於外。師與太師阿海，阿里鮮，入帳坐。奏曰：『仲祿萬里周旋，領海數千里遠送，亦可入帳與聞道話。』於是召二人入。師有所說，即令太師阿海以蒙古語譯奏，頗懷聖懷。（以上第一次講道）

「十有九日清夜，再召師論道，上大悅。（第二次講道）

「二十有三日又宣師入幄，禮如初。上溫言以聽，令左右錄之：仍敕誌以漢字，意云不忘。謂左右曰：『神仙三說養生之道，我甚入心；使勿泄於外。』（以上第三次講道）

「自是屢從而東，時數奏道化。又數日至邪米思干（薩馬爾干）大城；十月，上駐蹕於城之東二十里。六日，暨太師阿海入見。二十有六日令行。十二月東過霍爾滋擊，至行在。

「帝問以震雷事。

「對曰：『山野聞國人夏浴於河，不浣衣，不造氈；野有菌，則禁其採者，畏天威也。此非奉天之道也。嘗聞三千之罪，莫大於不孝者，天故以是警之。今聞國俗多不孝父母，帝乘威德，可戒其衆。』

「上悅。曰：『神仙是言，正合朕心。』

「敕左右記以回紇字。師請徧諭國人，上從之。又集太子諸王大臣曰：『漢人尊重神仙，猶汝等敬天，我今愈信真天人也。』乃以師前後奏對語諭之。且云：『天俾神仙爲朕言此，汝輩各銘諸心。』師辭退。

「東還至一大川，東北去賽籃約三程，水草豐富，可飽牛馬。二月七日師入見。奏曰：『山野離海上，約三年回；復得歸山，固所願也。』

「上曰：『少俟三五日太子來。前來道話，有所未解者，朕悟，即行。』

「八日上獵東山下，射大豕，馬踏失馱，豕旁立不敢前。左右進馬，遂罷獵，還行宮。師聞之入諫。曰：『天道好生。今聖壽已高，宜少出獵。墜馬，天戒也，豕不敢前，天譴之也。』

「上曰：『朕已深省。神仙勸我良是。我蒙古人騎射少所習，未能遽已也。雖然神仙之言在衷焉。』上顧問吉息利（卽元祕史中的乞失里黑）答剌汗（自在王）曰：『但凡神仙勸我語，以後都依也。』自此兩月不出獵。

「二月二十四日再辭朝，三月七日又辭。上賜牛馬等物，師再辭不受。上問通事阿里鮮曰：『漢地神仙弟子多少？』對曰：『甚衆。……神仙來時，住德興府龍陽觀中，常見官司催督差發。』

「上謂曰：『應于門下人悉令蠲免。』仍賜聖旨文字一通，且用御寶。因命阿里鮮爲宣差，以蒙古帶喝刺入海副之，護師東還。三月十日辭朝，行；自答剌汗以下皆攜蒲萄酒、珍果，相送數十里。衆皆揮涕。」

就上列各段，我們可歸納爲下邊的結論。第一、長春真人到達西域成吉思汗的行營，是八月二十一日，二十二日初次召見，儀式簡單，僅係報到性質。長春真人的第一個要求，即是不行跪拜禮。這很足以折服蒙古可汗，增加他對於一教派宗師的信仰心。第二、正式講道凡三次：第一次在九月望日，第二次在九月十九日，第三次在九月二十三日。就經過的情形說，應當是長春真人分段說道，由阿海、阿里鮮担任翻譯，大汗溫頤以聽；左右在旁記錄。「仍敕誌以漢字，意云不忘。」這樣說，筆錄用的文字應是蒙古文，或兼用回紇字與漢字。第三、三次正式講道以後，自十月六日到第二年三月的辭行東歸，則是「隨駕扈從，敷奏道化」時期。在這個時期中，入見談話的機會甚多，主要的長編談話，也有三次。一次是由太師阿海傳譯，表白他自己的態度，一次是借問雷勸孝。一次是聞獵墜馬，勸天道好生。第四、就西遊記所述，我們可以知道成吉思汗對長春真人的態度，非常真摯。如言：「神仙勸我良是，我蒙古人騎射少所習，未能遽已也。」都是雙方開誠布公的明證。第五、當是隨侍諸人，如答剌汗吉息利，即是元朝祕史卷五的乞失里黑，是當年從王汗那裏逃出，向成吉思汗告密的功臣，元史卷一三六哈剌哈孫傳作啓昔禮。（註六）又如太師阿海。據元史卷一百五十耶律阿海傳說：「阿海從成吉思汗攻西域，下蒲華（布哈拉），尋思干（薩馬爾干）等城。留尋思干專任撫綏之責。」其職位約等於當時西域的行營主任。其餘如阿里鮮、劉仲祿、田鎮海，等人也都是成吉思汗多年隨從的親

信。範圍的狹小，關係的親密，由此可見。至於隨時召請諸太子參加聽訓，更可想見這次行營講道，實只限於成吉思汗本人與成吉思汗的左右親近。所談論的問題，也只是「養生」，「奉天行道」，與「好生止殺」。這時候，成吉思汗照元史與聖武親征錄的記述，也已經是六十二歲了。（照蒙韃備錄，拉施特哀丁集史，則爲六十八歲或六十九歲）。久征慣戰的蒙古可汗，至此已是六十以上的老翁，喜聞養生之道，樂聽信好生止殺之勸；由是罷兵休息，班師東歸，應當也是很近情理的。

八

長春真人遭遇機緣，接近蒙古可汗，得到新朝開國皇帝的信任。同時其他教派，自然因養生忌，誹謗隨之而生。就中耶律楚材的「西遊錄」與釋詳邁的「至元辯僞錄」攻擊全真教與邱長春個人，尤爲激烈。他們認爲全真教與邱長春的罪過有三。（一）全真教是老氏之邪，（換句話說就是異端）妄言欺君。（二）邱長春見成吉思汗時，沒有勸諫止殺。也就是說西行是傳道，並非救世。（三）假傳聖旨，擴張全真教的勢力。

（一）關於全真教是老氏的異端與妄言欺君一項，耶律楚材在所著西遊錄中說的很露骨。西遊錄序說：

「戊子（一二二八）（余）乘傳來京，里人問異域事，慮煩應對：遂著西遊錄以見予志。其間頗涉三聖人正邪之辨。有譏予之好辨者，予應之曰：『魯語有之，必也正名乎？』又曰：『思無邪』；是正邪之辨，不可廢也。……全真、大道、混元、太乙，三張左道之術，老氏之邪也。孟子闢楊墨，予之闢『釐邱』，辨之正也。予將

刊行之，雖三聖人復生，必不易此說矣！」

耶律楚材根本不承認全真教是道教，（或者說是學派）而只說牠是老氏的異端，應當排除。日人神田信暢在宮內省圖書寮發見的足本西遊錄，比舊日的流行本多出一大段；這一大段的內容即是全罵長春真人的。大意說：邱長春見太祖（成吉思汗）的時候，不過七十多歲。劉仲祿竟說他已有三百多歲。及見，太祖問以年甲，偽云不知。又說：當時太祖降詔，意在蠲免三教信徒（儒士，僧尼，道士）的差發（賦役），邱公却私自改竄詔文，說是只允蠲免了全真教徒。這些在耶律楚材看起來，都是邱長春妄言欺君的證據。至元辨偽錄也說：「壬午（一一二二）八月後旬，邱公復至行宮，凡有所對，皆平平之語，無可採聽。問其年甲多少，偽云不知。考問神仙之要，惟論固精養氣，出神入夢，以爲道之極致。……」辯偽錄成書在後，所言當是依據西遊錄或其他傳聞。我們的意見：上邊的言辭，只是出於反對黨一時的忌妬，不能算是全真教的罪狀。我們不可忘記：成吉思汗是十三世紀初年游牧民族的可汗，不能拿他當漢武帝，唐太宗看待。講仁說義，勢將格格不入。元史卷二〇二釋老傳所說：「問爲治之方，則對以敬天愛民爲本；問長生久視之道，則告以清心寡欲爲要」。因人立論，正見長春真人識見的卓越。縱有「固精養氣，出神入夢」的話，也不能說是欺騙。再就西遊記與元史釋老傳所述成吉思汗對於長春真人崇敬態度說，可以證明長春真人與門弟子所期望的「開化度人」，實已成功。歷史家只能注意事實發生後的影響；耶律楚材評全真教是老氏之「邪」，實在是意氣用事。

（二）關於長春真人勸阻成吉思汗止殺的問題，依照西遊錄與元初儒者的記載，也有兩種說法。

一種是說，蒙古西征軍的班師東歸，和蒙古可汗的在東方比較減少屠殺，並非長春真人諫勸的力量，所以西遊記中並沒有述及勸諫止殺的事情。反之（第二說），蒙古人在東方行動的比較和平，乃是中原儒臣耶律楚材匡輔之力。關於時人歸功耶律楚材的議論，我們可舉元文類中宋子貞「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（卷五十八）作代表。碑文的末段說：

「國家承大亂之後，天綱絕，地軸折，人理滅，所謂更造夫婦，肇有父子者，信有之矣。加以南北之政，每相戾；其出入用事，又皆諸國之人。言語之不通，趨向之不同；當是之時，而公以一書生孤立於廟堂之上，而欲行其所學，憂憂乎其難哉！幸賴『明天子』在上，諫行言聽。……然而其見於設施者，十不能二三，而天下之人，固已均受其賜矣。若此時非公，則人之類又不知其何如耳！」

蒙古兵侵入中原以後兇暴漸減，耶律楚材的盡心匡救，不能說沒有幫助；但究不如宗教力量感動蒙古可汗的更有實效。這一點從元史（卷一四六）耶律楚材傳所述他對於窩闊台汗的不聽勸戒酒，不聽諫受貢獻，對乃馬真皇后的專橫無可如何，可為明證。神道碑是一種諛墓文，我們對於宋子貞的推論，只感覺當時情勢的嚴重，並不能完全相信耶律楚材真有挽救危局的能力。當時中原戰禍的減輕，一部分庶的幸得保全，實應當歸功於宗教的救濟。長春真人勸阻成吉思汗的止殺，態度與方式，完全與耶律楚材不同，故能開化度人，成效卓著。這一點，我們在上節已有詳細的述說。茲再提示三點，作為旁證。第一、長春真人素來即抱有一種救世的思想，他的應召西行，即在開化度人，上述感物時，和他與劉仲祿，尹和靖的談話，可為明證。第二、元史卷二〇二釋老傳明言「馳表奉謝，拳拳以止殺為勸」。又說：「太祖方面征，日事攻戰。處機每言：欲一天下者，必在乎不嗜殺人」。元史記事，比較

中立，所說當可憑信。第三、至於西遊記不載止殺，陳教在長春清涼源流卷二中，曾有很詳細的答辨。大意說：遊記中載長春詩有「十年兵火萬民愁」，及「欲罷干戈致太平」的話，可知長春真人念念不忘救世。此其一。又載：「長春奏：話期將至，可召太師阿海。」阿海固以止殺掠，應天心，告太祖者。長春之望太祖止殺，記固曲傳之矣。此其二。而西遊記中：「太祖罷獵還宮，師聞之，入諫曰：『天道好生，今聖壽已高，宜少出獵。』」打獵不過射殺禽獸，牠尚敢出頭干涉，何況打仗殺人？此其三。因此陳教友斷言：太祖班師，實因長春勸以止殺使然，非文正（耶律楚材）力也。

（三）說到假傳聖旨，擴張全真教的勢力，這是其他宗派所最嫉恨，最反對全真教的。元辯指責長春真人師徒，擅改詔書，抑壓儒釋。佛教徒因與全真教利害衝突，爭持自然更為激烈。至元辯偽作之作，主要的就是在反對全真教。但是我們爲當時陷於水深火熱中的士庶着想，全真教實在是萬家的生佛。長春真人開化度人的宏願，得以見諸實行，造福人民，實在不淺。消極苟免的佛教徒與儒教徒，事前既自救不暇，事後實不應怨嫉全真教勢力的擴張。當時全真教的盛行，實因「既免賊焦（剃髮），免賦役，又得衣食。」邱長春，尹清和的初志，也僅在救濟世人，減少良心上的痛苦，沒有擴充一教勢力的計劃。全真教勢力的擴大，那是得君救民以後，必然的結束。全真教能救濟世人，所以能盛行一時。這種事實，我們就以下諸文中所記，可以略知大概。

一、元史卷二〇二釋老傳說：「處機還燕，使其徒持牒招求於戰伐之餘，由是爲人奴者得復爲良，與濱死而得更生者，毋慮二三萬人。由州入道之」。這是說長春真人因能利用機會，救濟人民，纔獲得人民的信從

。其他宗教若是能在亂時救人，自然也可得到同樣的稱道。

二、元陳師可長春真人本行碑說「師說明茲儉，凡將帥來謁，必方便勸以不殺人；有急必周之。士有俘於人者，必援而出之。士馬所至，以師與之名，脫欲兵之禍者甚衆。度弟子皆視其才何如。高者挈以道，其次訓以功行，又其次化以罪福，罔有遺者。其歿也，近者號慕，遠者駿奔，如喪考妣焉。及其葬也，會者又萬人。……」

「接見將帥必勸以不殺人，士有俘於人者必援而出之與元史所說相合。

三、元好問遺山集（卷三十五）清真觀記（金石粹編作眞清觀）曾詳述全眞教在蒙古初入中原時期，救濟人民與保障社會的功績。如下：

……修武清真觀在縣北馬坊，全眞諸人爲邱尊師之所建者。……大安初（元年爲一二〇九）以恩例賜今名。貞祐丙子（一二一六）邱命劉志敏來居，劉縣人故聚徒至百人。興定庚辰（一二二〇）之兵，觀廢。正大辛卯（一二三一）志敏之徒冷德明者，復葺居之，今所食又千指（百人）矣。

歲甲午（一二三四，金亡之年）予自大梁驅管聊城（註七）。德明之法兄弟（應爲師叔）房志超，自覃懷來，介於幕府諸君，請予爲記。房外朴而內敏，質直而尚義，若似夫墨名而儒質者，因爲次第之，並著予所感焉。嗚呼！自神州陸沈之禍之後，生聚已久，而未復其半；蚩蚩之與居，泯泯之與徒，爲之教者獨全眞道而已！嘗試言之，聖人之憂天下後世，深矣。百姓不可以逸居而無教，故爲之立四民，建三綱，五常；士農工商各有業；父慈，子孝，兄友，弟敬，君臣嚴，夫婦順，各有守。九官而有司徒，仁義禮智，典章法度，與爲士者共守之。……傳有之，天佑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師。道之得行與否，皆歸之天。今司徒之官，與士之業廢者將三百年，寒者不必衣，而饑者不必食，蓋理有不可曉者。豈非天耶？如經世書所言，皇極之數，王霸之降，至於爲兵火，爲血肉，陽九百六，適當斯時。苻堅，石勒，大業，廣明五季之亂，不如是之極也。人情甚不美，重爲風俗所移。幸亂樂

驕，勇門嗜殺，其勢不自相魚肉，舉六合而墟之不止也！

邱往赴龍庭（意指成吉思汗行營）之召，億兆之命，懸於好生惡殺之一言。誠有之，則雖鴻源王之對遼主不是過。從是而後，黃冠之人，十分天下之二，聲焰隆盛，鼓動海岳。雖兇暴驚悍甚愚，無聞知之徒，皆與之俱化。衝鋒茹毒，運迴顧盼，若有物擊之而不得逞；父不能召其子，兄不能克其弟；禮義無以制其本，刑罰無以懲其末。所謂全真者乃能救之蕩然大壞不收之後。殺心熾然如火火聚，力爲撲滅之。嗚呼！豈非天耶？

元史邱處機傳與陳師可長春真人本行碑，僅是述說邱處機與全真教所以被人民信從的原因；元好問所論，乃是指出全真教挽救亂時劫運的關係。元好問是儒者，對於全真教並無信仰上的關係。就是對於長春真人勸諫成吉思汗好生惡殺，他也持懷疑的態度。但他本人曾親經壬辰癸巳（一二三二——一二三三）的大亂（劉祁歸潛志卷十一記當時兵亂慘狀甚詳）。所以有「符堅，石勒，大業，廣明，五季之亂，不如是之極」的慨歎。他是不滿意全真教的，但如果邱長春對於成吉思汗真有好生止殺的勸諫，他也承認是「造福億兆；雖馮瀛王對遼主（耶律德光）不是過。」他深覺到「幸亂樂禍，勇門嗜殺，其勢不自相魚肉，舉六合而墟之不止」的時候，人類上自士大夫，下至平民，實需要一種宗教的救濟。所謂全真家者乃能救之於蕩然大壞之後，在元好問看起來，那真是天佑下民了。

上邊的話，尙可以說是一種空洞的理論。我們再舉些實事的，與反對方面的記載，證明全真教在蒙古初入關的時候，確切使許多士大夫平民，得到了庇護與救濟。

（一）黑龍事略（第五十節）：「其官稱或僭國王，或權皇帝，或郡王，或宣差。諸國亡俘，或曰中書丞相，或將軍，或侍郎，或宣撫，運使。隨所自欲，而盜其名，初無宜麻制誥之事。……外有亡金之大夫，混於雜

役，隕於屠沽，去爲黃冠，皆尙稱舊官。王宣撫家，（王機）有推車人，呼遲使，呼侍郎，長春宮多有亡金朝士；既免跋焦，（剃髮）免賦役，又得衣食，最令人慘傷也！」

（二）元商挺大都清邁觀碑記說：「長春邱公應聘南還至蓋里泊，夜宣教語，謂衆人曰：『今大兵之後，人民塗炭，居無室，行無食者皆是也。立觀度人，時不可失。此修行之先務，人人當銘諸心。既居燕，士庶之託跡，道侶之來歸依者，不啻千數，宮中爲之嘖咽。冲和潘公（註八）曰：『吾師之言，不可忘也。』乃擇勝地，以爲長春別館。」

（三）元柳貫文集說：「太祖初，有全真教邱處機者，立勸上（成吉思汗）以好生止殺之事，中原之人，至今稱道之。」（引見長春道教源流卷一，此處所言，與元史釋老傳邱處機傳中所言，似出自同源）。

（四）王鶚太宗師真常真人道行碑說：「時河南新附，士大夫之流寓於燕者，往往竄名道籍；公（李志常）委曲招延，餽於齋堂者，日數十人。或厭其煩，公不恤也。其特士之誠，類如此。」（這一類覺世救人的史料尙多，元戈穀清和妙道廣化真人尹宗師（尹志平）碑，徒單公履冲和真人潘公神道碑等（註九）均有類似的記載）。

（五）據釋祥邁至元辯偽錄卷三至卷四（日本大藏經本），知全真教至真常子李志常掌教的時候（一二三八—一二五六），各路寺院屬於全真教者有四百八十一處。後因集「老子化胡成佛經」爲少林裕長老所告。蒙哥汗召李志常與裕長老廷辯於和林萬安閣下，志常論訓，遂令毀化胡經，及將所占寺院三十七處還付釋家。雙方爭門情形，辯偽錄敘述甚詳；其爲藉端報復，甚爲明顯。王國維先生對此事有很公正的解說。他說：「此錄（辯偽錄）本爲僞徒攻全真教而作，於長春師弟，頗極醜詆。所記全真家佔居僧寺一節，誠爲事實。然金貞祐以來，河朔爲墟，巨利精監，鞠爲茂草。緇衣杖錫，百不一存。亂定之後，革律爲禪者不可勝數。全真之徒，亦遂因而葺之以居其家。坐以寇攘，未免過當。……」（西遊記箋證序）。

這些都是全真教在十三世紀初年，救濟中原人民的實例。既不是全真教徒的自贊，也不是文人的諛辭，在史料學上說，最可相信。就中如黑韃事略的無心流露，與王國維先生的評論，公允客觀，尤有價值。

九

金末元初，蒙古兵攻破燕京之後，忽必烈未掌政權之前，成吉思汗，木華黎、窩闊台率領蒙古騎兵，三番五次，蹂躪中原：而尤以兵鋒初入居庸關，轉戰於河北，山東，山西，各地時期，兵荒馬亂，最爲慘酷。這時候金朝不得已而南遷「河朔爲墟，天網絕，地軸折」。北方秩序大亂，整個漢民族，整個漢文化，橫被摧殘，無法挽救。邱處機能本宗教家救世的熱誠，萬里遠行，以止殺好生勸諫蒙古可汗，多所保全。這真是萬家的生佛，民族的救星。邱處機的保全民族生命，與王壽的保全民族人格，就對於中華民族史的貢獻說，功德相等。而勸止殺於外族馬足已至的時候，尤爲難能可貴，值得加以表彰。元人詩文集中稱贊邱處機勸主止殺的詩文很多。約略計之，文，除上引元好問，虞集等以外，尚有宋子貞通真觀碑（引見長春道教源流卷一），姚燧的長春宮碑銘（見牧庵集卷十一及元類卷二十二），許有壬的龍德宮記（見明劉昌編纂的中州名賢文表）李昉魯翀的奉元明道宮修建碑（見中州名賢文表）等等。詩，則有袁桶的遊長春宮詩（分韻得策子），（見清客居士集卷三）迺賢（字易之）的長春宮詩，又京城雜言（見金臺集）。又有長春宮詩見陳衍的元詩紀事卷十八。茲選錄姚燧長春宮碑銘一段，及迺賢詩兩首，以見大概。長春宮碑銘說：

「考仲祿之行，其年己卯（一二一九），長春承命，絕宋金使幣，從其徒十八者以行。……辛巳（一二二一）始發撫州，經數十國，爲地萬有餘里……觸寒凍，與獐豕，寧其身之不恤，以憂軫斯世。計是勞勩，有不在開國諸勳之下。故帝錫之虎符，副以璽書；不斥其名，惟曰神仙。凡爲是學者，復其田租，蠲其征商。癸未（一二二三）至燕年七十六矣。」

（時）河之北南已殘，首鼠未平，而鼎魚方急。乃大闢玄門，招求俘殺於戰伐之際；或一戴黃冠，而持其署牒；奴者必民，死賴以生者，無慮二三鉅萬人。其推厚德；植深仁，致吾君於義，軒者；歷古外臣，當受命之初，能爲是乎？匹夫一言，鄉人信之，赴訟其門，聽直其家。爲有司者，猶罪以『豪傑以武自斷』，而渙其羣。以二三鉅萬之人，散處九州，統馭其手，帝不疑之，斯必有以。豈屈子所謂名不可以虛作者耶？」

酒賢長春宮詩，也說：

「羸駘踏秋日，迢遞謁琳宮；松子花輒落，溪流板閣通。樓臺非下士，環珮憶高風。草味艱難日，神仙第一功。」

（此詩亦見元詩紀事卷十八。自注：「（長春宮）全真邱神仙處機之居。太祖常召師至西域，之雪山講道，屢勸上以不殺。」）

又京城雜言六首之七也說：

「邱公神仙流，學道東海東。維時儒教師，矯矯真天龍。乾坤始開廓，魚水歡相從；扣馬諫不殺，嘉辭動天容。保此一言善，元祚垂無窮。」

陳教友對於邱處機的救世熱誠，也極爲感動；所以在長春道教源流的總論（卷一）中推崇備至。他說：「長春子當殺運方熾之時，以七十餘歲之老翁，行數萬里之絕域，斷斷然以止殺勸其主，使之回車。此則幾於禹稷之已溺已飢，而同符於孔席不暇暖，墨突不得黔之義；蓋仁之大者也。」邱長春

的熱心救世，實已超越東方式僧人道士「只能打坐修養與超度死亡」的消極行為以上。他這種積極的精神，證以歐洲的僧侶，如「多明我派」與「方濟格派」等的托鉢僧，遠行傳道，救濟世人的精神；更覺吾東方有此一位救世教主，真是難能可貴，可敬可愛。在東方各派消極的宗教之中，全真教實在是一種比較積極的救世的宗教。邱處機在全真教中，更是一位比較積極的特出人物。

宗教是亂世的產物；牠的目的：在發揮以先覺覺後覺的態度，代天行道，救世救人。我國崇敬孔子的儒者，不作禮拜，信仰多神；嚴格說起來，不能算作宗教。佛教是從外國傳來的，不為我國所獨有。喇嘛教是佛教的一支，不但是外來的，並且也不行於內地。道教支派繁多；但老子是哲人，張道陵的天師教，既不救世，也沒有理想，只是一種民族的迷信。有理想，有宗旨，有領袖（教主），有教堂，有儀式，有經典，態度積極而又能覺世救人的，在我國只有金元時代的全真教。從比較宗教學與歷史的觀點說，全真教纔真是我們中華民族自創的一種宗教呢。

註釋

（註一）真大道教創立人劉德仁的事蹟，見明宋濂芝園後集「書劉真人事」。略云：「劉真人德仁，滄州樂陵（宋時縣治在今山東樂陵縣西北二十五里）人，讀書通大義。會宋靖康之亂（一一二六），徙居鹽山太平鄉。自是玄學頓進，從之遊者衆。真人乃以九義示從者。一曰視物猶己。二曰忠於君，孝於親，誠於人。三曰除邪淫，守清淨。四曰遠勢利，安貧賤；力耕而食，量入而用。五曰毋事博奕，毋事盜竊。六曰毋飲酒，茹葷，衣食取足，毋爲驕淫。七曰虛心而弱志，和光而同塵。八曰毋恃強梁，謙尊而光。九曰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金大定（一一六一）初謫居京城天長觀，賜號東岳真人。傳其道者幾徧國中。德仁卒陳

五、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與救世思想

師正嗣。師正卒，張信真嗣。信真卒，毛希臻嗣。希臻卒，鄺希誠嗣。世號五祖。（以上宋文憲公全集卷二十六四部備要本）。

（註二）太一教教主蕭抱珍的事蹟，見王惲秋澗大全集卷四十一「大都太一集仙觀記」及卷六十一「太一三代度師王君墓表」等文。略云：「一悟真人蕭抱珍初創太一教於汲郡，（王秋澗故鄉）。其教法以篤人倫，翊世教爲本。至於聚廬託處，似疏而親。師弟之間，傳度授受，實有父子之義。凡嗣教者皆易姓爲蕭……四代度師蕭輔道字公弼，博學富才智，有山中宰相之目。……」虞道園學古錄（卷五十方外稿）。真大道教第八代岳真人碑。說：「昔者金有中原，豪傑奇偉之士往往各立名號，以自放於山澤之間。而道家者流，多能自異於流俗，……力耕作，治廬舍，聯絡表樹，以相保守，久而未之變。……」由是知蕭抱珍，劉德仁，王鼎均爲宋之遺民。國亡後有所不爲，故創立教派，潔身自全。這些都可以補元史釋老傳的不及。（岳真人碑文詳下）。

（註三）王鼎或作「王詰」，據王利用（元史卷一七〇有傳）的「無爲真人馬宗師（鈺）道行碑」：「師居廬，頭分三髻。三髻者，三吉字，祖師諱也。」以故知王重陽的名字應寫作鼎。馬鈺號丹陽子，王重陽弟子，全真教七真之一。馬宗師道行碑原在陝西整屋縣。陳教友所著「長春道教源流」卷一，錄有全文。

（註四）「長春道教源流考」共八卷，爲東莞陳伯陶氏所刊「聚德堂叢書」中之一種。陳教友名銘珪，字友珊，廣東東莞人。教友是他的道號。他是清咸豐壬子年（二年，一八五二）的副貢生。晚年學道，嘗依博羅縣羅浮山梅花村的故址，創建「梅花仙院」。又修復醴醪觀自爲主持，聚書著述其中，號醴醪洞主。卒於光緒二十一年（一八八一年）五十八歲。據賴際熙所作「羅浮醴醪洞主像贊」知道陳教友除「長春道教源

流」以外，尚有「羅浮山志」及詩文集若干卷。逃難南來，旅次無書，不知陳氏所作的志與集，已刊入「聚德堂叢書」否？（現有之「長春道教源流」八冊，係吾妻（陳）宜珍於二十七年冬還道由歸自北平寄昆明者。）長春道教源流的内容如下：卷一，A.全真教總論，B.王重陽事蹟彙紀。卷二，邱長春事蹟彙紀上、卷三，邱長春事蹟彙紀下。卷四，邱長春弟子紀略上、卷五，邱長春弟子紀略下。卷六，邱長春再傳弟子，略。卷七，邱長春後全真法嗣紀略。卷八，辨證（十二則）與雜鈔（三種）。我初讀此書，在歸國後的第三年（民國二十五年）係得自適之師的介紹，當時草有札記，現存北平。（憶亞洲學術雜誌二期至四期曾登陳教友著的「長春道教源流」不知是全文否？）此文作於昆明西南聯合大學，民國二十七年刊於北大歷史系出版的「治史新雜」第二期，故註文，有「逃難南來」等語。

（註五）據長春西遊記，一二一九年，持詔赴山東徵聘邱處機者，實只有劉仲祿一人，所以近臣札八兒者並未與仲祿同行。辨見本論文集「元邱處機年譜」後記之七，可參看。

（註六）當時參加雪山講道諸人，應略補述他們與成吉思汗的關係，以見此次行營講道的重要。乞失里黑告密的事，詳見元密史彙刊本卷五，卷七，卷九。卷五說：桑昆商議定了，明日去圍擊成吉思汗。也客扯連來家說：「若如今有人報與帖木真，不知怎生賞呵！」說時有放馬的人巴歹送馬乳來，聽得，同去說與同伴乞失里黑。乞失里黑說：「我再去察聽。」到家時，也客扯連的兒子，讓他喂好馬，說明日要起早上馬。乞失里黑回去對巴歹說：「恰纔你聽的話是真的了，如今我兩個報告與帖木真去！」……每人騎了一匹馬，那夜到帖木真的帳房後，將聽到的話都說了。又說：「不可疑惑！要擊你的事，已千真萬真了。」因此成吉思汗能早有準備，因而戰勝王汗。事後封乞失里黑為客刺罕（享受辨種特權的自在王）。成吉思汗、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救世思想

思汗說：「一則是他二人救我的生命，一則是長生天的護助，將王汗屈服了。久後我的子孫，將這有恩的道理，常常知道者。」乞失里黑與成吉思汗的關係，由此可見。阿海與田鎖海的事跡，除元史卷一五。與卷二二〇本傳以外，祕史與蒙韃備錄，黑韃事略，均可參看，文長不錄。

（註七）金哀宗天興元年（一二三二），正月十八日以前爲正大九年，十八日以後爲開興元年，四月又改爲天興元年。三月蒙古圍南京（大梁），二年（一二三三）正月崔立殺留守習你阿不與完顏奴申，開城門降。時元好問爲省掾，在圍城中。當日圍城中的生活及攻守慘狀，劉祁歸潛志卷十一「錄大梁事」，卷十二「錄崔立碑事」二文，言之甚詳。據施國祁元遺山年譜，知先生於天興二年甲午四月二十九日出南京，五月北渡。天興三年三月寓聊城至覺寺。清眞觀碑記當即作於此時。離亂之餘，使一代博學能文的大師如先生者，有機會一度思考「儒教能否適應變亂時局」的問題，這一點在中國思想史上極有價值。又此文甚難得，著者認爲是金元華夷大混亂時代的不可多得的大文章，故再三引用之。參看本集「成吉思汗的智囊團」，元邱處機年譜（後記之四，元好問王世貞論之代全眞教勢力的強大）等篇。

（註八）潘公名德冲，字仲和，長春真人西遊時隨從十八弟子之一。事蹟除商孟卿清逸觀碑記外，詳見元徒單公履「冲和真人潘公神道碑。」（原碑文引見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卷四，頁二十三至二十五，據源流知陳氏轉引道藏甘水仙源錄）。

（註九）清和真人尹公碑在陝西整厓，全文引見長春道教源流考卷四，頁三至五。王惲秋澗大全集（五十六）有清和尹公道行碑可參看。戈穀汝陽人，據陳教友的考證，知戈穀卽是穀英，字唐佐。元遺山集卷二十四有臨海戈公阡表。

六、成吉思汗的智囊團

法國格魯賽（R. Grunnet）教授對於成吉思汗喜歡引用異族賢哲，曾有很公正的評論。他說：「成吉思汗雖然是一個『殘忍』的政治家，但他對於同時代文明人的經驗，並非扞格不入者。他的親信人中，就有一個畏兀兒人塔塔統阿（元史卷一二四有傳），一個回教徒牙刺瓦赤（蒙兀兒史記卷四十六有傳），又有一個契丹人耶律楚材（元史卷一四六有傳）。塔塔統阿曾在乃蠻太陽汗處，掌管印璽，教導皇子；後來侍從成吉思汗也担任同一的職務。牙刺瓦赤則是河中府（撒馬爾干）的第一任蒙古長官。至若耶律楚材竟能使他的主人薰染外來文化，有時還能夠阻止屠殺。」他又說：「賴有耶律楚材和那些畏兀兒的顧問，所以成吉思汗雖處屠殺之中，還能粗枝大葉的創立一種蒙古行政。成吉思汗對於契丹同畏兀兒兩個民族，好像特別表示同情。這兩個民族，也就是當時（十三世紀）突厥蒙古世界中比較最開化的民族。契丹人能使這個新建立的蒙古帝國歸向中國文化。畏兀兒人則使蒙古帝國容納幹兒渾河文化，吐魯蕃的舊突厥文化，和敘利亞同摩尼教，景教，佛教流傳下來的遺業。這兩種人是他們的文化導師，所以成吉思汗同他們的幾個嗣君，皆追求最高官吏於畏兀兒人與契丹人中。」（馮承鈞譯蒙古史略第一章）。這是一個很卓越的提示。我們從元史中所載成吉思汗和耶律楚材、塔塔統阿的談話。如言滅金是替契丹報仇之類。與契丹人，畏兀兒人的被重用，可以證明這個提示是正確的。契丹人與畏兀兒人，因為在當時與蒙古人沒有利害的衝突；他們又多半是「專門人材」；所以自然容易取

得蒙古可汗的信任與重視。

說到成吉思汗左右的親信，除蒙古部族以外，當時任職汗庭、參與謀議、分担政治、軍事、文化工作，有時且能貢獻意見的外國人，堪稱智囊團人物的；據元史、元祕史等所載，數量的確相當可觀。略舉如下。

（a）以塔塔統阿爲首的畏兀兒人。這一系統，比較上佔有較大的多數。如（一）塔塔統阿，曾爲成吉思汗掌管印信；初教諸王太子等用畏兀兒字母，書寫蒙古語言，是爲現行蒙古文的創始。（二）哈剌赤哈赤北魯，「成吉思汗一見他，『大悅，即令諸皇子受學焉。』」（三）岳璘帖穆爾，曾爲成吉思汗幼弟幹赤斤的師傅，「訓導諸王子，每以孝悌、敦睦、仁厚，不殺爲先。（四）孟速思，「成吉思汗一見大悅，以授四子拖雷。」（五）塔本，「勸（蒙古人）勿妄殺，成吉思汗聞而喜之。」（以上均見元史卷一二四等）。此外若小雲石脫忽憐、昔班的父親闕里別幹赤等，或在成吉思汗部下任職，或投誠最早；但因事跡不甚重要均從略。

（b）以牙剌瓦赤爲首的回回人。如（一）牙剌瓦赤，曾任蒙古河中府的首任長官。（二）阿剌淺，元祕史卷六別譯作阿三。蒙兀兒史記卷四十六有補傳。（王國維長春西遊記注卷上，曾辨阿剌淺非札八兒；但未言是否阿三。）這裏的回回人，是指花刺子模等國人說的。

（c）以耶律楚材爲首的契丹人。在當時等於準漢人。除耶律楚材外，尚有（一）耶律阿海，爲成吉思汗班朮河盟友之一，元史卷一五〇有傳。（二）耶律禿花，阿海之弟，也是成吉思汗班

尤河的盟友，元史卷一四九有傳。(三)移剌溫兒，元史說，元太祖舉兵，率百餘人來降，召見奇之；賜名「賽因必閣赤」，使佐木華黎經略中原。元史卷四有傳。餘如(四)石抹明安、(五)石抹也先、(六)耶律留哥、(七)王術等，均見元史一四九，均爲戰將而從。 (d)以邱處機爲首的漢人全真教徒。邱處機元史卷二〇正釋老傳有傳。說他曾率領十八位真人同往西域，謁見成吉思汗，成就很大。當時成吉思汗左右的漢人，如弓匠劉仲祿，馬官某甲，翻譯某乙，人數一定很多。但能與成吉思汗暢談敬天、節慾、正殺、一類哲學、文化問題，堪稱顧問，諮議的，漢人中實以邱處機爲最早。

這些人都是成吉思汗從各方面招致來的異族聖哲；也都是他的智囊團中的出色人物。由此可知這位大汗除武功震耀古今以外，對於文治也有成就，決非偶然。在他的這些智囊團中，對於維護東亞文化特別有貢獻的，要推下邊的兩個人：一個是精通儒學、佛學的契丹人耶律楚材，一個是主張儒道佛合一的全真教大師邱處機。

一、耶律楚材對於成吉思汗倡導文化的貢獻

1. 耶律楚材的入仕蒙古與始終隨從西征。耶律楚材是遼太祖是阿保機的長子，人皇王突欲的八世孫，金宰相移剌履的兒子；(金史卷九十五有傳)，生於大定二十九年；死於乃馬真皇后稱制的第三年，(一一八九——一二四四)。博學能文，精佛、儒、天算、醫藥；於書無所不讀。又通契丹、蒙古語文。貞祐二年(一二二四)蒙古入關圍燕，金主遷汴，兄二人辨才、善才皆從行；他獨自留住燕

京。次年（一二一五）蒙古陷中都（燕京），困居圍城中，六十日未得飽食；守職如恆。身經國變，改治佛學，歷三年其學益純。元史本傳說：「太祖定燕，卽召見之」，蓋不可信。據他所作的西遊錄，（足本，日人神田信暢先生在宮內省圖書寮所發見者，）知道：「他於戊寅年（一二一八，成吉思汗十三年，）春三月始被成吉思汗召見。太祖偉之。謂曰：『遼金世仇，朕爲汝雪之。』對曰：『臣父嘗委質事之。既爲之臣，敢讎君父耶！』帝重其言，處之左右。」楚材身長八尺，美髯宏聲，成吉思汗遂呼楚材曰：「吾圖撒合里」；蒙古語：「長鬚人」也。時年三十歲。

己卯（一二一九）成吉思汗西征，楚材從行。他對於這位蒙古可汗的西征，始終相隨，影響最大。重要事蹟，略舉如下。（一）元史卷一四六本傳：「禡旗之日，雨雪三尺，帝疑之。楚材曰：『克敵之徵也』」。（二）庚辰（一二二七）「三月太祖克布哈剌（蒲華城），五月克撒馬爾干（尋思干），公皆從。冬，大雷，上以問公。對曰：『梭里檀（蘇爾丹）當死中野，』已而果然。」（以上元文類卷五十七耶律中書令神道碑，元史本傳略同。）（三）壬午（一二二二）「秋，太祖至尋思干，十二月駐蹕霍闐沒輦（今西耳河）河。癸未（一二二五）春正月，太祖駐蹕賽蘭南三程之大川」；（以上西遊錄），公皆從行。乙酉（一二二五）太祖還行宮，公尙留西域瀚海軍之高昌城（文集八）。就上述事略看起來，耶律楚材也是以隨從軍師資格，專司占卜，解釋天象，供職大汗左右的。他不但曾參與西征戰爭，並且大軍東歸後，他尙留西域，替成吉思汗經理善後事宜。

2. 他對於輔導成吉思汗的重要貢獻。耶律楚材的「相業」，或者說他對於漢文化的匡救事業，

均在一二二九年以後，窩闊台大汗時代。他跟隨成吉思汗雖有十年；但當時資望尚淺，蒙古人對於中原文化也不感需要，未免格格不入。十年中他的最大的努力，當然是如何取得遊牧大汗對他的信任。茲就他當日取得成吉思汗信任的原因，略舉如下：（一）夏人常八斤，以善造弓，見知於帝。因每自矜曰：「國家方用武，耶律儒者，何用？」楚材應之曰：「治弓尚須用弓匠；爲天下者，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？」帝聞之，甚喜，由是日見親用。（二）西域曆人奏：「五月望、夜，月當蝕。」楚材曰：「否。」卒不蝕。明年，十月楚材說：「月當蝕」。西域人曰：「不蝕。」至期，果蝕八分。帝曰：「天上事，汝尙知；况人間事乎？」（三）壬午（一二二二）年八月，長星見西方。楚材曰：「女真將易主矣！」明年（一二二三）金宣宗果死。於是帝大奇之，每有征討，必命楚材占卜，帝亦自灼羊胛（髀骨）以相符合。（四）丙戌（一二二六）從下靈武，諸將爭取子女金帛，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藥材。既而士卒病疫，得大黃輒愈，全活以萬計。（以上參用神道碑及元史一四六本傳。至於駐鐵門見「角端」，能言四方語事，屠敬山先生蒙兀兒史記卷四十八楚材傳刪去；並詳述不可信的理由，今從之。）就上列四事說；第一件是自站地位，第二件是他懂得天文，第三件是他懂得占卜，第四件是他懂得醫學。這些都是很切實用的專門技術，都是科學；在當時都很切合需要，應當獲得七百五十年以前蒙古可汗的信任。所以成吉思汗常指耶律楚材對他的嗣子窩闊台汗說：「此人天賜我家，爾後軍國庶政，當悉委之！」

二、邱處機雪山講道對於中華民族運轉的補救

1. 邱處機與他的召應赴撒馬爾干。

邱處機是山東登州棲霞（今縣）人，生於金熙宗皇統戊辰（一一四八），死於元太祖二十二年丁亥（一二二七），年八十。元史卷二。二釋老傳說他年十九（一一六五）習全真教，師事重陽王真人（龔）爲全真教七真之一，著瑤溪集十卷。又說他「真集力久，學道而成」，爲全真教第二代的大師，也是北平白雲觀的創建人，靈蹟異事甚多。他在金元交替混亂時期，創教渡人，貢獻甚大。歲己卯（一二一九）成吉思汗由近臣弓匠劉溫（字仲祿）的推薦，自乃蠻幹耳朵（宮帳，當在也兒的石河畔），下詔徵聘。詔文係耶律楚材所作。（見輟耕錄卷十）推崇甚至。劉仲祿持詔，懸虎頭金牌及蒙古兵二十人，至山東萊州昊天觀傳旨敦請。處機乃選門徒十八人（西遊記作十九人），隨欽使西行。三年後東歸，著有西遊記兩卷。

2. 行程略記：

（一）庚辰（一二二〇）正月十八日起行，二月初至濟陽，二十二日至盧溝橋，由麗則門（今廣安門西）入中都，住王虛觀。（二）四月北行，道出居庸，五月至德興（涿鹿縣）龍陽觀度夏。八月，應宣德（宣化）元帥耶律朮花之請，移居朝元觀。十月詔復催行，乃於辛巳（一二二一）年二月八日率徒衆西入沙漠。北顧寒烟衰草，中原之風，從此隔絕。（三）三月出沙陀至魚兒樂。四月至幹辰大王帳下，冰始泮。留十七日復西北行。五月中旬，過克魯倫河。六月十三日至長松嶺。二十八日渡河，（應爲埃得河），至漢公主幹耳朵。七月過曷刺宵（應在今科布多東西）田鎮海城，有漢民工匠來迎。鎮海亦來謁。八月輕騎簡從，復西進，鎮海亦從行。二十七日抵陰山後，同紇王郊迎。九月四日宿輪台，重九至畏兀兒王都，十月中至大石林牙。（即虎斯幹耳朵，一稱八刺沙袋，

在今吹河之南。(十一月過塔什干。十八日至撒馬爾干，由東北門入城。(四)全程計共行一年又十月。若自二月八日算起，則共行九月又十日。西遊記述當日自中都至河中府道里甚詳，參看元邱處機年譜，辛巳年(一二二一)下的解說。茲特略舉如上，作爲示例。

3. 雪山講道略述 邱長春辛巳(一二二一)年十一月十八日到達撒馬爾干，次年(一二二二)四月五日進謁成吉思汗於塔里寒寨行宮。當時本是約定十四日間道的，臨時因爲大汗尙須出征，乃改在十月。邱處機朝見時并提出要求：(1)朝見時，免去跪拜；入帳祇行折身叉手之禮。(2)先期齋戒沐浴，去侍女。(3)並預定參加人數及進講儀式。這些都是極難得的材料，原文詳見西遊記上卷之末，下卷之始。這是現存關於一代英雄成吉思汗講學論道的唯一史料，且事關中原文化的消長；對於東亞文化史，世界史均有極大的意義。

(a)第一次講道。九月朔，師奏：「話期將至，可召太師阿海。」(「充任翻譯」。)十月望，上設幄，齋莊，退仕女。左右燈燭輝煌，惟闌利必(祕書)鎮海，宜差仲祿侍於外。師與阿海、阿里鮮入帳坐。奏曰：「仲祿萬里周旋鎮海數千里相送，亦可入帳與聞道話。」於是汗乃召二人入。師有所說，太師阿海即以蒙古語譯奏。頗愜聖懷。

(b)第二次第三次講道，(一)十月「十有九日清夜，再召師論道，上大悅。」(二)二十有三日，又宣師入幄，禮如初。上溫顏以聽，令左右錄之；仍敕誌以漢字，意云不忘。謂左右曰：「神仙三說養生之道，我輩入心，使勿泄於外。」(以上三次講道均見西遊記下)。

4. 邱長春與成吉思汗談話舉要。

自是屢從而東，時敷奏道化。又數日，至邪米思干（撒馬爾干）大城西南三十里，奏告，先還舊居；從之。十二月復至行在。帝問以震雷事，對曰：「山野間國人夏不浴於河，不浣衣，不造甕；野有菌，則禁其採，畏天威也。此非奉天之道也。嘗聞三千之罪，莫大於不孝者，天故以是警之。今聞國俗多不孝父母者，帝乘威德，可戒其衆！」上悅曰：「神仙是言，正合朕心。」敕左右記以回紇字（以便實行於西域），師請徧諭國人，上從之。二月（一二二三）八日獵東山下，射大豕，馬蹄失御；豕旁立不敢前。左右進馬，遂罷獵，還行宮。師聞之，入諫。曰：「天道好生。今聖壽已高，宜少出獵。墜馬，天戒也；豕不敢前，天護之也。」上曰：「神仙勸我良是我蒙古人騎射少所習，未能遽已也。雖然神仙之言在衷焉。」上顧謂吉息利（即乞失里黑）答刺汗曰：「但凡神仙勸我語，以後都依也。」自後兩月不出獵。（同上西遊記卷下。）

5. 全真教對初元民族刼運的挽救

成吉思汗十八年（一二二三）三月，長春真人辭歸，上曰：「應於門下人，悉免差發。」仍賜聖旨文字一通，且用御寶。命阿里鮮爲宣差，護師東還。元史卷二一二本傳說：「時國兵（蒙古兵）踐蹂中原，河南北尤甚。民罹俘戮，無所逃命。處機還燕，使其徒持牒招求於戰伐之餘，由是爲人奴者得復爲良，與濱死而得更生者，毋慮二三（鉅）萬人。中州人至今稱道之。」元好問遺山集（卷三十五）修武清真觀記，曾推論全真教在蒙古初入中原時，救濟人民的功績，略舉如下：（一）嗚呼！自神州陸沉之禍之後，生聚已久，（此記作於一二三四，金亡之年，）而未復其半。蚩蚩之與居，泯泯之與徒，爲之教者獨全真而已。……今陽九百六，適當斯時，符堅、石勒、大

桀、廣明五季之亂，不如是之極也！人情甚不美，重爲風俗所移！幸亂樂禍，勇鬥嗜殺，其勢不自相
魚肉，舉六合而墟之不止也！邱氏往赴龍庭（指成吉思汗之行宮）之召，億兆之命，懸於好生惡殺之
一言。誠有之，則雖馮贏王之對遼主（卽耶律德光）不是過。從是而後，黃冠之人，十分天下之二；
聲焰隆盛，鼓動海岳。雖兇暴驚悍，甚愚，無聞知之徒，皆與之俱化。衝鋒茹毒，遲迴顧盼，若有物
擊之而不得逞。父不能召其子，兄不能召其弟，禮義無以制其本，刑罰無以懲其末。所謂全真教者乃
能救之於蕩然大壞不收之後。殺心熾然，如大火聚，力爲撲滅之。嗚呼！豈非天耶！」

七、元邱處機年譜

一、引言

從歷史上看，數千年來中國遭遇外族連續入侵，社會秩序破壞的最慘烈，官民被殺害的數量最多的交替時期。這一時期，約從西元一二一一年，蒙古成吉思汗南下侵略金朝開始，直到西元一二六〇年忽必烈即位，正式建元中統，建國號曰大元（一二七一），纔漸告結束。元宋子貞（元史一五九有傳）在西元一二六一年（耶律楚材葬於是年）左右，曾經替他的老師耶律楚材寫了一篇神道碑。（中書令耶律文正公神道碑，見蘇天爵的「國朝文類」，一稱「元文類」卷五十七。）碑文後曾說到當時中原秩序混亂的情形；簡明扼要，頗能道出當時客觀的真相。茲選錄一段，以見梗概。

國家承大亂之後，天綱絕，地軸折，人理滅；所謂更造夫婦，繫有父子者，信有之矣！加之南北之政，每每相戾；其出入用事者，又皆諸國之人；言語之不通，趨向之不同。當是之時，而公（耶律楚材）以一書生孤立於廟堂之上，而欲行其所學，憂憂乎其難哉！

當這次蒙古銳騎侵入關內，青黃不接，天下大亂的時期；挺身而出，力圖挽救當時民族與文化劫運的，也有三個人。第一位即是宋子貞所推崇的耶律楚材。他曾利用契丹人與蒙古種族接近的關係，出任

成吉思汗的祕書，漸漸成爲窩闊台大汗的中書令，替蒙古可汗執掌漢地政務。他會從知識方面（如算月蝕，如用大黃治病，如占卜等等），與文化方面（如以每年得八萬疋綢子，四十萬石糧食，一萬顆光寶的財物，打消了蒙古別迭改中原城市爲牧場的建議等等），說服蒙古人，挽救了一大部份中原民族的生命與文化的劫運。（耶律楚材對匡救漢文化的貢獻，詳見元史（一四六）耶律楚材傳，元文類（五十七）宋子貞耶律中書令神道碑，蘇天爵元名臣事略等等。）第二位是金末元初的工藝家孫威。他是山西渾源人，沈鷺，有巧思，特別善長製造盔甲。西元一二一三年他即降於成吉思汗。孫威會運用巧思發明並製造了一種蹄筋甲，叫做「蹄筋翎根鎧」，獻給成吉思汗。成吉思汗親用弓射之，不能徹。大悅。賜名「也可兀蘭」，佩以金符，授順天諸路工匠都總管。「也可」蒙古話是太，「兀蘭」是巧。「也可兀蘭」，即是「很巧」或「巧匠」的意思。成吉思汗嘗謂諸將曰：「能捍衛爾輩，以與我國家立功者，孫威之甲也！」威由此甚見親信，言無不聽。每從戰伐，恐漢民有橫被屠戮者，輒以蒐簡工匠爲言，而全活之。（以上元史二〇三，工藝孫威傳。王惲秋澗集（五八）工部尚書孫公神道碑略同，劉因靜修集（十六）渾源孫公先塋碑則說在太宗時。茲從元史。）這樣看起來，蒙古每次攻城之後，會因搜簡工匠及技術人才，藉此救活了許多漢人。這一方便之門，即是由於孫威的「巧思能造甲」打開的。第三位是全真教的大師邱處機。邱處機曾在雪山替成吉思汗講道，曾救了當時漢地遭難的知識分子。中原官吏庶會因信仰全真教，住在全真道觀，而被免除差發（賦歛），兵役與不剪頭髮。他曾勸導成吉思汗班師東歸，與止獵、止殺。這三位民族救星比較起來，時代最早，影響最普遍的，當

權邱處機。因此他的貢獻與努力，特別值得重視，值得表彰。

著者曾兩度翻閱道藏中金元時期的重陽全真集、礪溪集、西遊記、甘水仙源錄、七真年譜、金蓮正宗記等書，研究當時全真教的由來，與創教諸人對當時混亂社會中，民族與文化的貢獻。證明王喆，邱處機在女真人入主中原時代，創立宗教；不但是企圖自救，實欲對中原漢唐文化與中原民族有所匡救。陳教友在「全真道教源流」（共八卷，書成於光緒己卯，一八六九年。有單行本與聚德堂叢書本）中，稱王喆為有宋的忠義，是有道理的。（說詳源流卷一及拙著「金元時代全真教的民族思想與救世思想」，見治史雜誌，一九三八年，昆明出版及本論叢下冊。）邱處機是全真教的第二代大師，李道謙「七真年譜」中的第七位真人，在全真教諸大師中，他的學問比較更淵博，神化的靈蹟也更少；而救世濟民的意味則更為濃厚。邱處機積極救世的見解，見於礪溪集與西遊記中者，不勝枚舉。茲選錄以下三首詩，作為示例。

一、愍物詩（一）「天蒼蒼兮臨下土，胡為不救萬靈苦。萬靈日夜相凌遲，飲氣吞聲死無語。仰天大叫天不應，一物細瑣徒勞形。安得大千復混沌，免教造物生精靈！」

二、愍物詩（二）「嗚呼！天地廣開闢，化出衆生千百億。暴惡相侵不暫停，循環受苦知何極！皇天后土皆有神，見死不救知何因？下土悲心却無福；徒勞日夜含酸辛！」（以上二詩，見礪溪集卷三。）

原註曾說明作詩的原因，是「比歲饑疫相仍」，心有不忍。即令二詩是為比歲饑疫而作；飢餓他尚不怨。不幸遭遇外族入侵，戰亂不息，自更不忍坐視。一旦奉召訪問，有機會讓他說話，他自然斟酌

適當，在得君行道的方式內，有所進言了。

三、西遊記（上）寄燕京道友詩「十年兵火萬民愁，千萬中無一二留。去歲幸逢慈嗣下，今年須合冒寒遊。不辭嶺北三千里（原注：指皇帝薨兀里多，即宮帳），仍念山東二百州。窮急漏卹殘喘在，早教身命得消憂。」（此詩作於一二二一年西遊出發之前，十年兵火，係自一二二一年蒙古南侵算起。）

這些都足以證明邱處機確有濟世救民的志願。他的十九歲入山修道，或由於一時的衝動與好奇。但到了山居苦學，「真積力久，學道乃成」之後，即不忍獨善其身，而要思兼善天下了。西元一二二五年，當他從西域跋涉萬里，往返三年回到燕京的時候；值天旱不雨，王宣撫（戢）請他作醮（僧道設壇用蔬果祈禱曰醮），為燕境消災。問他所費幾何？他回答說：「一物失所，尚懷不忍，況閭閻乎？比年以來，民苦徵役，公私交罄。我當以白雲觀中常住物給之。但令京官齋戒以待行禮足矣。餘無所用也。」救民濟世的態度如此，這是很值得稱贊的。

邱處機當蒙古鐵騎初入中原時期，能以七十四歲高年，西行萬里，三次雪山講道，勸導成吉思汗清心寡慾，止殺、止獵；教孝、愛民；真是難得。金蓮正宗記（卷四）在「長春邱真人」傳後，有一段文章，討論到這件事對於當時民族與文化的影響。因為重要，轉錄如左。

僕嘗遊燕臺，見三人相與論邱仙翁之功德。其一人曰：「我以爲礪水溪邊，七年苦志；寶文堂上，如載流先。鍊金丹大藥之基，種火棗交梨之樹。出神入夢，幹地回天。此功德之最大者也。」

其一人曰：「非也。我以爲修宮立觀，傳教度人。開七真七朵之蓮，種無影三花之樹。受簪冠者半天下，談

道德者匪世間。無人不飲於重玄，有物盡霑於至化。此功德之最大者也。」

其一人曰：「乃二人所說，見其小不見其大：得其蘊不得其精；取泰山之半拳，拾鄧林之一葉耳。我則以爲當蒙古銳兵之南來也，飲馬則黃河欲竭；鳴鏑而華嶽將崩；玉石俱焚，賢愚并戮。尸山積而依稀犯斗，血海漲而勢驚飄天。赫威若雷，無赦如虎。幸我長春邱仙翁，應詔而起，一見而龍顏稍霽，再奏而天意漸回。詔順命者不誅，許降城而免死。宥驅丁而得贖，放虜口以從良。四百州半獲安生，數萬里率皆受賜。所謂……救生靈於照鏡之中，奪性命於刀鋸之下。不啻乎百千萬億，將逾於秭穰京垓。如此陰功，上通天意；固可以碧霄往返，白日飛昇。

……又何用於九轉丹砂，上還玉液者也。」（道藏，洞真部，第七十六冊，金蓮正宗記卷四，頁十二——十四。）

這一段表彰邱處機在元初對國家民族文化的貢獻，就現在尙存可信的史料考查起來，大致可信。文中雖稍有溢美的話（如詔順命者不誅，許降城而免死，……與不啻乎百千萬億，將逾於秭穰京垓等句）；但所說：「一見而龍顏稍霽，再奏而天意漸回；宥驅丁而得贖，放虜口以從良；四百州半獲安生，數萬里率皆受賜」；則證據確鑿，絲毫沒有誇張。這些話正可與元史（二〇二）邱處機傳中所說互相印證。如說：「時國兵踐蹂中原，河南北尤甚。民罹俘戮，無所逃命。處機還燕，使其徒持牒招求於戰伐之餘。由是爲人奴者，得復爲良；與濱生而得更生者，毋慮二三（鉅）萬人。中州人至今稱道之。」這一段實與上述一段，情節符合，而「四百州半獲安生；數萬里率皆受賜」，實在比「濱死而得更生者，毋慮二三萬人」爲更符合客觀的事實。因爲中原四百州，人數衆多，當時加入全真教爲大可汗祝福者，一、可免差發（賦稅，雜差）；二、可免僉軍；三、可免雜髮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中原得救之人

決不止僅有二三萬人的數字。(詳第三、後記之四，元好問，王世貞「論元代全真教勢力的強大」，特別是一、二兩節。)天下大亂，外族入侵中國，中原民族已失抵抗能力以後，命運的悲慘，是以想像的。這真是天網絕，人理滅的時候。這時候便祇有人傳的主帥，大可汗，他有權力可以減少當時的劫運。西元九四七年契丹大可汗耶律德光佔領中原，駐節赤岡(開封城外)，當時他問石晉的宰相馮道說：「天下百姓如何得救？」馮道曰：「此時，佛教不得；惟可汗救得！」人皆以爲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，賴馮道一言之力也。(新五代史卷五十四馮道傳。舊五代卷一二六馬道愼略同，通鑑缺。)邱處機以逾七十之年，三請始至西域。不辭萬里艱險，見成吉思汗於現在阿富汗都城附近的雪山，當即欣欣陳什山。三次講說全真道，勸成吉思汗止殺；並告以清心寡欲；實在和馮道勸耶律德光的事情相類。所以元好問在修武清真觀記中，對於這一點也特別加以稱道。並說：「邱氏往赴龍庭之召，億兆之命，懸於好生惡殺之一言。誠有之，則雖馮瀛王之對遼主不是過！」元好問又說：「從是而後，黃冠之人，十分天下之二；聲勢隆盛，鼓動山岳。」(詳元好問遺山集卷三十五)元好問是當年反對全真教勢力的人。他竟說「黃冠之人，十分天下之二」(參看「年譜後記」之四，元好問，王世貞論元代全真教勢力的強大)；那末金道正宗記所說「四百州半獲安生，數萬里率皆受賜」，真實鑿鑿有據的信史了。

著者純粹依據研究歷史的觀點，去衡量邱處機的生平和他在金元之際對於民族與文化的貢獻。認爲他在歷史上是我們的民族大救星之一。所以按年譜述他誠心修造與救濟世人的行事，並作「年譜後記」，提示若干問題，以說明他在國史上對民族與文化的偉大成就。至於年譜編述的方法，與史料的選

擇，別詳工作凡例中。邱處機在全真道教中，不以神異靈蹟動人；即是說他不肯用權。（語見全真道教源流卷二頁二）。但他即是偶而用權，也是時代使然；爲的是博得一般社會的崇拜，以期更能發揮宗教救世的作用。這與他的偉大貢獻與有志救世無礙，而且也是我們所不願意苛責他的。

二、年譜

甲、凡例

（一）紀年：首用甲字，旁注西曆紀元，以便作中西歷史演進的比較。下分標金、宋、蒙古紀元，以著明邱公所生時代，是一個紛亂與不統一的時代。（蒙古自一二〇六年起。）

（二）行事：首行標舉譜主主要行動，以作綱領。次依時序先後，分列本年行事；並注明出處以便查對。有疑難或互相衝突者，則略加考證記於文下。

（三）後紀：重要問題，譜中所不能詳者，述於譜後，名曰後記。

（四）取材：引用史料，除譜主所留直接史料外，一切以「同時人的記述」爲主要的依據。非同同時人的記述，則僅供參考與說明。如磻溪集，西遊記等，是研究邱處機直接的史料。元史（二〇二）邱處機傳，甘水仙源錄所引陳時可的長春真人本行碑；金蓮正宗記，七真年譜，元好問等的評述等，則是同時人記述有關邱氏與全真教的直接史料。兩者互相比證，有同等的價值。餘如王世貞的游白雲觀記、陳教友的長春道教源流等，則是後人的追述，僅供參考而已。說詳後記「略論關於研究邱處機的

史源與參考書」條。

乙、邱處機行事編年（年譜正文）

（一）幼年時期與隨師（王重陽）學道時期。（自一歲至二十七歲，編年居以前時期）（西元一一四八年至一一七四年）

金戊辰年（西元一一四八）（金熙宗皇統八年，南宋高宗紹興十八年）夏曆正月十九日，全真教第二代大師，長春真人，邱公處機生於山東登州棲霞縣（今猶爲山東縣）的濱都里。

邱公處機小名邱哥，幼亡父母，未嘗讀書。（甘水仙源錄，金完顏璫「全真教祖碑」。）祖與父均農，世稱善門。（陶宗儀「輟耕錄」卷十。）礪溪集（五）滿庭芳詞（三）小注說：「余因求道西留關中十五年，聞鄉中善士爲葬先考妣，不勝感激。遂成小詞寄謝。」詞中有：「幼稚拋家，孤貧樂道，故山墳塋時節罷修崇。幸謝鄉家，併力穿新墻，起塔重重。……」則世稱善門，蓋可信。（自少聰敏；後知向學，日記千言，能久而不忘。（陳時可「長春真人本行碑」。按元史（二〇二）本傳，說：「兒時，有相者謂其異日當爲神仙宗伯云云，」輟耕錄十同，當爲事後追加，蓋不可信。）既年十九遇重陽真人王嘉，甚見器重；因訓名處機，字通密，號長春子。初爲王重陽掌文翰，學日進，因善吟詠（全真教祖碑）。

己巳年（一一四八）（金皇統九年，即海陵天德元年，南宋高宗紹興十九年）二歲。

庚午年（一一五〇）（金海陵天德二年，南宋高宗紹興二十年）三歲。

辛未年（一一五一）（金海陵天德三年，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一年）四歲。

壬申年（一一五二）（金海陵天德四年，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二年）五歲。

癸酉年（一一五三）（金海陵貞元元年，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）六歲。

是年金朝將國都由上京（今吉林哈爾濱阿城縣），遷至燕京，又改燕京爲中都。自是年起至一二一四年再遷

汴京。（治金史者名此時期曰建都燕京時代）

甲戌年（一一五四）（金海陵貞元二年，南宋高宗紹興二十四年）七歲。

乙亥年（一一五五）（金海陵貞元三年，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五年）八歲。

丙子年（一一五六）（金海陵正隆元年，南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）九歲。

丁丑年（一一五七）（金海陵正隆二年，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七年）十歲。

戊寅年（一一五八）（金海陵正隆三年，南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）十一歲。

己卯年（一一五九）（金海陵正隆四年，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九年）十二歲。

庚辰年（一一六〇）（金海陵正隆五年，南宋高宗紹興三十年）十三歲。

辛巳年（一一六一）（金海陵正隆六年，世宗大定元年，南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）十四歲。

是年金海陵帝南伐與宋人戰於采石；同時世宗據遼陽（今縣）自立；金軍內潰。從此宋不稱臣於金，金宋復

成南北對峙的局勢。

壬午年（一一六二）（金世宗大定二年，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，十月禪位，孝宗繼立）十五歲。

癸未年（一一六三）（金世宗大定三年，宋孝宗隆興元年）十六歲。

甲申年（一一六四）（金世宗大定四年，宋孝宗隆興二年）十七歲。

乙酉年（一一六五）（金世宗大定五年，宋孝宗乾道元年） 十八歲。

丙戌年（一一六六）（金世宗大定六年，宋孝宗乾道二年） 十九歲。棄俗入道，隱居山東寧海州

（今牟平縣）崑崙山煙霞洞（七真年譜）。

磻溪集（一）堅志（詩）：「吾之向道極心堅，佩服丹經自早年。遁跡巖阿方十九，飄蓬地理越三千。無情不作鄉中夢，有志須爲物外仙。假使福輕魔障重，挨排功到必周全。」是邱公早年卽有學仙之願。「崑崙山在登州府寧海州四十里，秀拔爲諸山之冠。上有太白頂，中有煙霞洞。」（讀史方輿紀要卷三十六）崑崙 諸書均誤作崑崙，今改正。邱處機有煙霞洞記，說：「氣象恢宏，峯巒巖絕。大石長松，莫知其數。」文長四百餘字，見文登縣志。

丁亥年（一一六七）（金世宗大定七年，宋孝宗乾道三年） 二十歲。九月邱公自崑崙山至寧海州，謁重陽真人王嘉於全真庵，請爲弟子。重陽爲訓名處機，字通密，道號長春子。仍贈之以詩（七真年譜）。

金完顏璘全真教祖碑：「重陽子王嘉（甘水仙源錄卷一引文，作詰，）字知明，應現於咸陽大魏村。……有登州棲霞縣邱哥者，幼亡父母，未嘗讀書；來禮先生。先生使掌文翰。自後日記千言。亦善吟詠。」陳大任磻溪集序：「未冠一年（十九）游崑崙山。（後）遇重陽子王雲風，一言而道合，遂師事之。」據上所引，則邱氏入崑崙學道時，年十九。時爲金世宗大定六年。到寧海州丹陽真人馬鈺處（全真庵）謁見重陽王真人，則在大定七年。王靜安先生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（上）說：「始事重陽在大定六年」微誤。

戊子年（一一六八）（金世宗大定八年，宋孝乾道四年）年二十一歲。隨從重陽真人王壽學道。二月居煙霞洞，八月遷文登縣之姜實庵。

是年二月晦（十五日），王壽偕弟子丹陽（馬鈺）、長真（譚處端）、玉陽（王處一）、長春，入崑崙山，於石門口開鑿煙霞洞，居之。八月，王壽又偕五弟子（即馬鈺、譚處端、王處一、邱處機、郝大通）自煙霞洞復遷居文登縣（海之隣縣）之姜實庵，立七寶會（七真年譜）。

邱公煙霞洞記：「大定六年予自棲霞而來。泊八年重陽師尋至。」（文登縣志。）是處機先居崑崙山煙霞洞，八年復與師友偕來，重事開鑿煙霞洞。二十年後由關中北歸，又復居之。記蓋作於復歸之後。

己丑年（一一六九）（金世宗大定九年，宋孝宗乾道五年）二十二歲。隨從重陽真人王壽學道。

四月，王壽引邱處機、馬鈺、譚處端、郝大通等，再由文登縣姜實庵遷居寧海州之金蓮堂；立金蓮會。九月，王壽與邱處機等西至萊州。長生真人劉處玄出家以重陽爲師。十月於掖縣（今山東縣）立平等會。旋重陽偕邱、馬、譚、劉四子至汴梁（今開封）寓居磁器王氏旅邸中（七真年譜）。歲暮王祖師忽書一詞與世長辭（金蓮正宗仙源像傳）。

庚寅年（一一七〇）（金世宗大定十年，宋孝宗乾道六年）二十三歲。是歲正月重陽真人王壽卒於汴梁（今開封），年五十八歲。

大定十年（一一七〇）正月初四日，重陽王真人召邱處機等於榻下。曰：「丹陽（馬鈺）已得道，長真（譚處端）已知道；吾無虞矣。處機所學，一聽丹陽，處玄（劉處玄）長真（譚處端）皆領之。吾今赴師真之約耳。」丹陽請留頌。曰：「吾已書於長安灤村呂仙庵矣。」（全真教祖碑，作長安灤村呂道人庵。）言迄而逝。是

年閏五月，正月十一日始立春。因是止得年五十八歲。四弟子殯師壽體，權塋於孟宗獻之花園。既而同入關（陝西）訪問道友，謀遷葬王真大塚陝（七真年譜中）。初王真在登州時，太守紇甘領各屬，特以師體入時紇石烈名墓爲金南京留守，對殯葬遷葬事，多賴其力。（金蓮正宗仙源像傳）

辛卯年（一一七二）（金世宗大定十二年，宋孝宗乾道七年）二十四歲。隨丹陽真人馬鈺、譚處端、劉處玄居王重陽故鄉劉蔣村祖庵。四人共爲亡師修治坟墓。

壬辰年（一一七三）（金世宗大定十三年，宋孝宗乾道八年）二十五歲。奉丹陽真人馬鈺爲主。遷葬亡師王重陽於故里咸陽劉蔣村，守制廬墓，與道友共居祖庭庵。

金蓮正宗仙源像傳：「重陽仙化，虛機與馬、譚、劉三友舉祖師仙蛻葬於劉蔣村，廬墓二年。」（以上長春子）又曰：「丹陽於師卒後，遂頂分三髻；三髻者三吉字，以象師名。又與譚、劉、邱三師舉重陽仙蛻葬之劉蔣村，時壬辰歲也。乃新營故庵，題曰祖庭。」

癸巳年（一一七三）（金世宗大定十三年，宋孝宗乾道九年）二十六歲。是歲丹陽馬真人年五十一。

是年邱公仍隨馬、譚、劉等繼續爲師居喪守墳，同住咸陽劉蔣村。

甲午年（一一七四）（金世宗大定十四年，宋孝宗淳熙元年）二十七歲。是年自春至秋爲師守墓。中秋以前，仍與馬、譚、劉住咸陽劉蔣村。九月西入磻溪、持心修煉。

中秋，服除，邱公隨丹陽馬真人，長真譚真人，長生劉真人遊鄂縣秦渡鎮，宿真武廟。月夜共坐，各言所志

。丹陽講關貧，長真講關是，長生講關志，長春講關閑。（民國十四年乙丑上海涵芬樓景印「玄風慶會圖」卷一，引作「馬曰志貧，譚曰志是，劉曰志志，惟宗師曰志閑。閑則無爲應緣，照而常寂」，較「真年譜爲詳。」）至晨乃分別他往。長真，長生遊洛陽，丹陽復返劉蔣村。邱公樂秦隴風物，西遊鳳翔，經虢州，因隱居於陝西寶雞縣之磻溪。（磻溪，今陝西寶雞縣東南，又名凡谷。相傳周太公望釣於此，得遇文王。七真年譜。）

磻溪集（一）：第一首七律詩爲秦川、第二首爲磻溪，可見邱公擇地修道的志願。秦川詩：「秦川自古帝王州，景色蒙籠瑞氣浮。觸目山河皆秀發，披顏人物競風流。十年苦志忘高臥（從長春十九入崑崙學道算起，至是年甲午，實已九年），萬里甘心作遠遊。特縱孤雲來此地，煙霞洞府習真修。磻溪詩：「故人別後信天緣，浪跡西遊住虢州。宛轉風塵過萬里，盤桓巖谷泊三年。安貧只解同今日，抱璞誰能繼古仙。幸得清涼無垢地，棲真且放日高眠。」

（二）磻溪龍門終南隱居時期。（自二十八歲到四十三歲，一一七五到一一九〇）

（一）磻溪苦修時期。（自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到大定十九年，一一七五——一一七九。）
乙未年（一一七五）（金世宗大定十五年，宋孝宗淳熙二年）二十八歲。隱居陝西寶雞縣東南的磻溪。

丙申年（一一七六）（金世宗大定十六年，宋孝宗淳熙三年）二十九歲。隱居磻溪。

磻溪集（一）有寄世北顯秀才律詩。「一別家鄉整十年，飄蓬雲水入秦川。衣寬放蕩秋來短，食飽蕭條

夜處眠。……「當係作於此年。磻溪集所收詩辭與磻溪有關者甚多，惟多無確實年月。

丁酉年（一一七七）（金世宗大定十七年，宋孝宗淳熙四年）三十歲。隱居磻溪。

戊戌年（一一七八）（金世宗大定十八年，宋孝宗淳熙五年）三十一歲。隱居磻溪。

己亥年（一一七九）（金世宗大定十九年，宋孝宗淳熙六年）三十二歲。隱居磻溪。

據七真年譜：長春於大定十四年冬至磻溪。二十年年自磻溪遷居隴州（今陝西隴縣）龍門山（在隴縣西北），前後計得六年餘，佔七個年頭。故金蓮正宗記（四之七）說：「戰睡魔，除難念，前後七載，脅不占席。一簑一笠，雖寒暑不變也，人呼爲簑衣先生。」然金蓮正宗仙源像傳（三十二頁），陳大任磻溪集序等，均說居磻溪者六年，則是舉成數說的。

邱處機隱居磻溪時期的生活：此事與後日萬里遠行，不屈不撓，能說服蒙古大汗有重大關係。茲就見於磻溪集者略舉之。一曰生活刻苦。自云：余在西號六年（約舉成數）未嘗一新衣履。每至中秋天漸寒，惟完補舊褐衲耳。（磻溪集一，頁五。）與上述金蓮正宗記所說：「乞食於磻溪，一簑一笠，寒暑不變，人呼爲簑衣先生」正合，可以參看。金蓮正宗記所說長春的苦修，蓋爲實錄。二曰好學。邱公博覽詩書，蓋從隱居秦隴始。磻溪集中有向號縣銀張王秀才處借書的詩；又有與西京留守夾谷氏的詩，說：「去年奉勅三冬往，今夏齋書九月來」之句。而集中平日來往人物，有解元，有舉人，有節度使，而秀才尤多。金蓮正宗記說：「明昌初年，政府一次即賜邱氏玄扈寶藏六千餘卷。」這樣看起來，邱處機的博學能詩，也由於他的好學嗜書。那就無怪他的詩「清真平淡，多可諷誦」了。

（阮元評語，見四庫未收書目提要。）三曰專一。求道專一，故志堅神定。礪溪集卷五有在礪溪作的「無俗念」詞十三首，述志專心一，多有卓見。總之，礪溪隱居時期，是邱處機苦修成名的時期。

（2）龍門隱居時期。（真積力久，學道乃成）。自金世宗大定二十年至二十六年，一一八〇—一一八六。

庚子年（一一八〇）（金世宗大定二十年，宋孝宗淳熙七年） 三十三歲。由礪溪遷居隴州（今陝西隴縣）西北的龍門山。苦修如礪溪時，遠方學者咸敬禮之。（金蓮正宗仙源像傳）「龍門去村市極遠，長春遂罷乞食，於巖洞間自立廚爨，日止一食。巖有懸泉，日滴盈甌，可供師飲。於時畢知常，趙九古，于善慶諸人常侍側。」（玄風慶會圖，卷一、頁十四。）

辛丑年（一一八一）（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，宋孝宗淳熙八年） 年三十四歲。隱居龍門山。

壬寅年（一一八二）（金世宗大定二十二年，宋孝宗淳熙九年） 年三十五歲。隱居龍門山。

癸卯年（一一八三）（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，宋孝宗淳熙十年） 年三十六歲。隱居龍門山。是年丹陽真人馬鈺歿於山東萊陽縣遊仙宮，年六十一。

甲辰年（一一八四）（金世宗大定二十四年，宋孝宗淳熙二十一年） 年三十七歲。隱居龍門山。
乙巳年（一一八五）（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，宋孝宗淳熙十二年） 年三十八歲。隱居龍門山。是

年長真真人譚處端逝於洛陽朝元宮，年六十三。

丙午年（一一八六）（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，宋孝宗淳熙十三年，）年三十九歲。自春至秋居龍門山。是年冬下龍門山，居終南祖庵。

邱處機自金大定二十年（一一八〇）從寶雞縣磻溪遷居龍門山，至是年冬，凡七年。若自大定十四年（一一七四）甲午中秋以後入磻溪算起，至是凡十三年。李志常西遊記所說：「住磻溪、龍門十有三年，真積力久，學道乃成」，卽是指此一時期說的。這七年內龍門山的靜修生活，就磻溪集所表現者說，仍是苦修、勤學。可以說是磻溪潛修生活的延長。這十三年的苦修，對於邱處機將來的事業，很有影響。他能以七四老翁，西行萬里；又能以「爲帝王師」的精神，向成吉思汗不屈不撓，三說養生之道，獲得信任與尊重；都與苦修勤學有關。

金蓮正宗記：「冬復歸劉蔣村，以爲先師舊隱之地，戀戀不能捨去。」（卷四之七）

（3）住居終南祖庵時期。（自四十歲到四十三歲，一一八七到一一九〇）

丁未年（一一八七）（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，宋孝宗淳熙十四年，）四十歲。居咸陽終南山祖庵。是年玉陽真人王處一奉金世宗詔、至燕（中都）。世宗問延生之理。處一對曰：「惜精全神，修身之要；端拱無爲，治天下之本。」上待以方外之禮。館於天長觀（七真年譜）。此事與大定二十八年長春被召事，金史（八）世宗紀均不載。而世宗本紀二十七年、十二月，且有甲申上諭宰臣曰：「人皆以奉道崇佛，設齋誦經爲福。朕使百姓無冤，天下安樂，不勝於彼乎！」可知當時召見道士閒談，是世宗私人的舉動，與時政無關。

處機聞詔起玉陽公、曾戲作一七絕。「三竿紅日自由睡，萬頃白雲相對閑。只恐虛名動夢間，有妨高枕臥青山。」似有羨慕的意味（磻溪集卷二、頁七）。

戊申年（一一八八）（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，宋孝宗淳熙十五年，）四十一歲。居終南山。

二月邱處機奉詔至京。十一日聖旨、令主萬春節（三月初一日爲世宗生日，時稱萬春節）醮，蒙賜巾袍。四月勅居宮庵，五月十八日召見於長松島，七月進應制詞五首。（金遼正宗記有獻瑤臺第一層詞。磻溪集（二）有進呈世宗皇帝詩一首。）「中秋得旨，還終南山。是月玉陽真人亦得旨還山。」

（七真年譜）

磻溪集（三）世宗挽詞（一首）前有小引。引文中也敘及被召事。如下：「臣處機以大定戊申（二十八年、一一八八）春二月，自終南召赴闕下，蒙賜以巾冠、衫繫，待詔於天長觀。十有一日聖旨，令處機作高功法師，主萬春節醮事。夏四月朔、徙居城北宮庵。越二日己巳奉聖旨；塑純陽、重陽、丹陽三師像於宮庵。彩繪供具，靡不精備。後五月十八日，召見於長松島。秋七月十日，再召見，剖析天人之理，頗懷宸衷。薄暮言歸，翌日中使賜桃一盤。處機不食茶果十有餘年，遇荷聖恩，卽食一枚。中秋以他事得旨，許放還山。仍賜錢十萬，表而賜之。」磻溪集中敘事文很少見，故全錄之如上。金世宗召見全真教大師玉陽真人王處一與長春真人邱處機事，金史世宗本紀雖不載；但世宗晚年頗喜神仙浮圖，則此事應不誤。這裏有一個旁證，可知上述召見玉陽真人與長春真人二事的可信。金史（九十二）徒單克寧傳：「大定二十七年，初、盧溝河決，久不能塞。加封安平侯，水始復故道。」

上曰：「鬼神雖不可測，此（封）卽獲感應如此！」克寧奏曰：「神之所佑者、正也。人事乖，則弗享矣！報應之來，皆由人事。」上曰：「卿言是也。」世宗頗信神仙浮圖之事，故克寧及之。」由此可知金世宗晚年也曾喜歡親近和尚道士。

己酉年（一一八九）（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，宋孝宗淳熙十六年）四十二歲。居終南山。

春遊燕士堂，過關陝，復歸終南（正宗記）。
是年正月金世宗崩，皇太孫卽位，是爲金章宗。第二年始改元明昌。耶律楚材生。（據陳援庵先生的考證楚材實生於大定二十九年己酉，六月二十日。宋子貞耶律中書令神道碑，王靜安耶律文正公年譜，說生於明昌元年均誤。）

環溪集（三），世宗挽詞引：「己酉歲春，途經陝州，遽承哀詔（宣布大行皇帝逝世之詔、曰哀詔）。時士庶官僚，盡皆素服。處機雖道修方外，身處世間。重念皇恩，寧不有感！謹綴挽詞一首，用表誠懇。」（詞爲五言律詩，載：溪集卷三、頁十四。）

金世宗在位二十九年。金史（八）說他在位的時候：「南北講和與民休息。躬節儉，信賞罰；羣臣守職，上下相安；家給人足，倉廩有餘；號稱小堯舜。」（金史卷八世宗紀。）邱長春在磻溪集特作挽詞以誌哀悼，也可窺見女真世宗統治華北，誠心奉行漢文化。民間反應尙佳。

庚戌年（一一九〇）（金章宗明昌元年，宋光宗紹熙元年）四十三歲。居咸陽終南山。（金遼正宗記說：「明昌之改元也，東還海上。」不確。）

（三）隱居登州棲霞太虛觀時期（自四十四歲到七十二歲，一一九一到一二一九）

辛亥年（一一九一）（金章宗明昌二年，宋光宗紹熙二年） 四十四歲。 是歲十月由終南山東歸棲霞，住太虛觀（西遊記，七真年譜）。

山東通志：「太虛觀（後改爲宮）在棲霞縣北十里。金蓮正宗仙源像傳：「辛亥長春東歸棲霞，以故居爲觀，修建壇宇，有平山堂，竹軒之勝（均有詩，見磻溪集）。金章宗泰和八年勅賜額曰太虛觀（金蓮正宗記同）。氣象雄偉，爲東方道林之冠（陳時可本行碑）。邱處機西遊歸來，徧稱賀山東登州風景的壯觀。磻溪集（三）有「望海吟」說：「余觀天下形勢壯觀，自潼關以東，淮水以北，無出登州。因作望海吟，用紀其實。」（卷三頁四，詩長從略。）

壬子年（一一九二）（金章宗明昌三年，宋光宗紹熙三年） 四十五歲。居山東登州棲霞縣北太虛觀。自是數年間，五月後均到蓬萊度夏。

磻溪集（一）：蓬萊途中詩。「明昌二年（一一九一）十月余到棲霞。三年（一一九二）五月蓬萊道友相邀度夏，自後數年爲例。」

癸丑年（一一九三）（金章宗明昌四年，宋光宗紹熙四年） 四十六歲。 居登州棲霞縣北太虛觀。
甲寅年（一一九四）（金章宗明昌五年，宋光宗紹熙五年） 四十七歲。 居登州棲霞縣北太虛觀。
乙卯年（一一九五）（金章宗明昌六年，宋寧宗慶元元年） 四十八歲。 居登州棲霞縣北太虛觀。
丙辰年（一一九六）（金章宗承安元年，宋寧宗慶元二年） 四十九歲。 居登州棲霞縣北太虛觀。

丁巳年（一一九七）（金章宗承安二年，宋寧宗慶元三年） 五十歲。 居登州棲霞縣北太虛觀。

是年六月玉陽真人王處一復被召見。冬，長生真人劉處玄奉召赴闕（七真年譜）。全真教諸大師常被金主召見，七真年譜均詳記之，可見他們對政治的態度並非消極。

戊午年（一一九八）（金章宗承安三年，宋寧宗慶元四年） 五十一歲。 居登州棲霞縣北太虛觀。

己未年（一一九九）（金章宗承安四年，宋寧宗慶元五年） 五十二歲。 居登州棲霞縣北太虛觀。

庚申年（一二〇〇）（金章宗承安五年，宋寧宗慶元六年） 五十三歲。 居登州棲霞縣北太虛觀。

金朝世宗大定以後，章宗泰和以前（一一六一至一一九九）四十年間，實爲全盛時代。元好問甲午除夜詩：「神功聖德三千牘，大定明昌五十年。」（遺山集卷八，）即是指章宗泰和以前說的。從此女真政衰，蒙古興起。

辛酉年（一二〇一）（金章宗泰和元年，宋寧宗嘉泰元年） 五十四歲。 居登州棲霞縣北太虛觀。

是年清明後三日霜，有詩記其事（磻溪集一、十二）。

壬戌年（一二〇二）（金章宗泰和二年，宋寧宗嘉泰二年） 五十五歲。 居登州棲霞縣北太虛觀。

癸亥年（一二〇三）（金章宗泰和三年，宋寧宗嘉泰三年） 五十六歲。 居登州棲霞縣北太虛觀。

是年長生真人劉處玄仙逝，得年五十七歲。七真年譜即於長生真人死後，以長春真人爲譜主。

甲子年（一二〇四）（金章宗泰和四年，宋寧宗嘉泰四年） 五十七歲。 居登州棲霞縣北太虛觀。

乙丑年（一二〇五）（金章宗泰和五年，宋寧宗開禧元年） 五十八歲。 居登州棲霞縣北太虛觀。

丙寅年（一二〇六）（金章宗泰和六年，蒙古成吉思汗元年，宋寧宗開禧二年） 五十九歲。 居

登州棲霞縣北太虛觀。

是年蒙古可汗帖木真統一蒙古各部，在斡難河召集宗親大會，建號曰成吉思汗。統有九十五千戶，三萬戶，兵力爲當時各國之冠。

丁卯年（一二〇七）（金章宗泰和七年，蒙古成吉思汗二年，宋寧宗開禧三年）六十歲。居登州

棲霞北太虛觀。

戊辰年（一二〇八）（金章宗泰和八年，蒙古成吉思汗三年，宋寧宗嘉定元年）六十一歲。居登

州棲霞縣北太虛觀。

金蓮正宗記：長春真人東還海上，歸隱棲霞，修建壇宇。比及戊辰歲道譽鴻起，名滿四方。

天子（金章宗）嘉之。勅賜其額曰太虛觀。李元妃重道，加賜玄都寶藏六千餘卷，譯送太虛觀。達官貴人，奉道者日益多。（七真年譜記施經事於泰和七年，今從正宗記。）

己巳年（一二〇九）（金衛紹王大安元年，蒙古成吉思汗四年，宋寧宗嘉定二年）六十二歲。

居登州棲霞縣太虛觀。至膠西醮，醮罷，興道衆再遊鰲山，留題二十首（礪溪集（二）頁十二以下）。

庚午年（一二一〇）（金衛紹王大安二年，蒙古成吉思汗五年，宋寧宗嘉定三年）六十三歲。

居登州棲霞縣北太虛觀。

自是年以後，蒙古騎兵南下，侵入長城以內，中原又復一劫。

辛未年（一二一一）（金衛紹王大安三年，蒙古成吉思汗六年，宋寧宗嘉定四年） 六十四歲。

居登州棲霞縣北太虛觀。

是年夏：蒙古成吉思汗南侵，北邊戰事復起。金兵初敗於野狐嶺（今察哈爾省萬全縣東北三十里），八月又大潰於會河堡（即會河川，今張家口東南）。精兵器械，損失甚衆。識者謂金之亡，決於是役。九月居庸關失守，中都戒嚴（金史卷十三衛紹王紀，又卷九十三顏承裕傳）。

壬申年（一二一二）（金衛紹王崇慶元年，蒙古成吉思汗七年，宋寧宗嘉定五年） 六十五歲。

居登州棲霞縣北太虛觀。

蒙古兵破昌（舊宣化府境）、桓（今多倫一帶）、撫（張家口一帶）等州。秋圍西京（今山西大同）。

癸酉年（一二一三）（金衛紹王至寧元年，宣宗貞祐元年，蒙古成吉思汗八年，宋寧宗嘉定六年）

六十六歲。居登州棲霞縣北太虛觀。

蒙古佔領宣德府（宣化）、德興府（涿鹿），又拔涿、易二州，金兵不能抗（元史卷一太祖紀）。八月金右副元帥胡沙虎弒金主衛紹王，立宣宗，改元貞祐（金史卷十四宣宗紀）。

甲戌年（一二一四）（金宣宗貞祐二年，宋寧宗嘉定七年，蒙古成吉思汗九年） 六十七歲。居登

州棲霞縣北太虛觀。

春遊寧海峴嶺煙霞洞，有詩記其事。

蒙古兵分擾華北各地。成吉思汗駐蹕中都（燕京）北郊。諸將請乘勝破燕，不許。乃遣使諭金主曰：「汝山東

河北悉爲我有；汝不能備師以弭諸將之怒耶？」金宣宗乃求和（元史卷一太祖紀）。貞祐二年三月乃遣完顏承暉詣大元軍請和（金史卷十四宣宗紀）。元祕史（續一）說：「初北平（中都）被攻時，金王京承相對金主說：『達達每（們）好生強硬，將咱勇猛的軍馬殺絕；可倚仗的居庸關取了。若再與他廝殺不勝呵，只恐軍馬就要潰散。莫若議和，軍退後再做商量。聽說達達軍馬不宜水土，見生瘟病。今與他女子、金銀、綬匹，試看從也不從。』遂將公主（衛紹王的公主）及金銀、綬匹等物送來，成吉思汗遂將攻城軍馬退了。」（這裏元祕史中的金朝公主，即是西遊記辛巳年六月長春在蒙古所見的漢夏公主。）

時山東、河北諸郡多失守，河東州縣亦多殘燬。蒙古兵退後，安集軍民，重整國防，均屬艱苦。而蒙古兵又遂時可來。五月，宣宗不得已，因決意南遷汴京。七月金太子完顏守忠亦棄中都走汴（金史卷十四宣宗紀）。

貞祐金主南遷，而蒙古軍亦北還。「是時河朔爲墟，蕩然無統，強焉凌弱，衆焉暴寡。其遺民自相吞噬，殆盡。」（劉因靜修集三，易州太守郭君墓銘。）中原數千里間混亂悲慘，實自此時始。

冬、山東亦亂，統軍安撫使僕散安貞（金史卷一〇二有傳）請長春協助，陳議所至，皆投戈奉命，登及聖海六州遂定。（陳時可長春真人本行碑，金蓮正宗仙源像傳。）

乙亥年（一二一五）蒙古成吉思汗十年，金宣宗貞祐三年，宋寧宗嘉定八年，（六十八歲）。居登州棲霞縣北太虛觀。

是年五月中都降，石抹明安入爲留守，加太傅兼管蒙古漢軍都元帥。成吉思汗遣忽突忽等籍中都帑藏。是秋凡取（中原）城邑八百餘。（元史卷一太祖紀。）華北混亂日甚。

丙子年（一二一六）（蒙古成吉思汗十一年，金宣宗貞祐四年，宋寧宗嘉定九年）六十九歲。居登

州棲霞縣北太虛觀。

金南遷汴京後，威令不出國門，山東河北盜賊竄起。是金主命東平監軍王庭玉賈詔，召長春歸汴（南京、今開封）。師曰：「我循天理而行。天使我如此，無敢違也。」乃不起。（七真年譜，金蓮正宗仙源像傳，輟耕錄〔十〕同。）

丁丑年（一二一七）（蒙古成吉思汗十二年，金宣宗興定元年，宋寧宗嘉定十年）七十歲。居登州棲霞縣北太虛觀。

是年四月，同門道友玉陽真人王處一逝世，年七十六。

秋八月蒙古成吉思汗詔以木華黎爲太師，封國王，左手萬戶，統蒙古、漢人諸軍南征。乃建行省於燕，以木華黎爲都行省，承到行事。且諭之曰：「太行之北，朕自經略；太行以南，卿其勉之。」（元史一二九木華黎傳）

戊寅年（一二一八）蒙古成吉思汗十三年，金宣宗興定二年，宋寧宗嘉定十一年（年七十一歲。居登州棲霞縣北太虛觀。戊寅歲之前，師在登州。河南屢欲遣使徵聘，事有齟齬，多不諧（西遊記）。

是年春三月，蒙古成吉思汗「徵召耶律楚材詣行在，使扈從西征。」（西遊錄）「呼曰吾圖撒合里而不名。吾圖撒合里，蓋國語長壽人也。」（元史一四六耶律楚材傳）時楚材年二十九，少於長春真人四十二歲。

（四）秦西遊講道與金真教的盛行（自七十二歲到八十歲，一二一九到一二二七）

己卯年（一二一九）蒙古成吉思汗十四年，金宣宗興定三年，宋寧宗嘉定十二年（七十二歲。居萊州昊天觀（西遊記，七真年譜）。

「夏四月河南提控邊鄙使至，邀師同往，師不可。使者擲所書詩，頌歸。旣而復有使自大梁來，道聞山東爲宋

入所據，乃還。」（以上西遊記上）山東時爲宋所有，見宋史（四七六——七）李全傳。「嘉定十二年（一二一九）六月，金元帥張林以青、莒、密、登、萊、濰、淄、濱、棣、寧、海、濟南十二州來歸。」（按六月是十二州歸宋完成之期）動歸宋，自當在六月以前，故西遊記以爲四月事。）是時齊魯陷宋。八月，江南大帥李公（全）

彭公（義斌）來請，（據金蓮正宗仙源錄，彭大帥係奉寧宗之命），不赴。爾後隨處往往邀請，萊之主者難事。師曰：「我之行止，天也；非若輩所及知。當有留不住時！」（西遊記。七真年譜，元史二〇二本傳同。）

是歲元太祖成吉思汗統兵征花剌子模國。行至舊乃蠻國（卽也兒底石河行宮），欽重長春邱真人的盛名，乃命侍臣劉仲祿（名溫，以醫術及作鳴鑼，獲得成吉思汗的親信），懸虎頭金牌；其文曰：「如朕親行，便宜行事！」捧詔及蒙古人二十騎，傳旨赴漢地敦請。（詔文見陶宗儀輟耕錄卷十）。中有：「訪問邱先生，博物洽聞，久

栖巖谷；朕仰懷無已。今齋戒沐浴，差近侍劉仲祿備輕騎素車，不遠千里，謹邀先生，暫屈仙步；不以沙漠悠遠爲念，惟以憂民恤政爲心。」……五月初一日筆。（十二月劉仲祿偕尹志平（清和大師）到萊州吳天觀。師躊躇

間。仲祿曰：「師名重四海，成吉思皇帝特詔仲祿，踰越山海，不限歲月，期必致之。」師曰：「公冒險至此，可謂勞矣！」仲祿曰：「欽奉君命，敢不竭力。仲祿今年五月，在乃蠻國斡耳朵（宮帳）得旨，八月抵燕京。過中

山（今眞定），始聞師在東萊。又得益都府（今縣，舊爲青州府治所）安撫司官吳燕、蔣元，始知其詳；乃募自願者二十騎以來。張林（時爲京東安撫使，治益都）復給驛騎至濰州（今縣），識尹公。十二月同至東萊，得傳成吉思皇帝所宣召之旨。」尹公志平亦請曰：「開化度人，今其時矣！」處機首肯。乃決意北觀。約仲祿暫回益都

；明年正月上元（元月十五日）醮，竟，遣十五騎來，相偕北上。（元史卷二〇二釋老邱處機傳與元史卷一二〇札

八兒火者傳，均說當日奉派到山東徵召屈處機者，劉仲祿外，尚有札八兒。不確，辨見第三十年譜後記（之七）。
庚辰年（一二二〇）（蒙古成吉思汗十五年，金宣宗興定四年，宋寧宗嘉定十三年），七十三歲。
正月離萊州吳天觀，應召北行。

正月，上元醮畢。長春既決意北觀，乃預選門弟子十八人（西遊記作十九人，今據附錄改）卽：趙道堅，宋道安、尹志平、孫志堅、夏志誠、宋德芳、王志明、于志可、張志素、鞠志圓、李志常、鄭志修、孫志遠、孟志穩（或作溫）、葛志清、何志清（或作堅）、楊志靜、潘德冲隨行。及期，騎來，卽於十八日一同北上。劉仲祿又先行，開道。二月十三日仲祿迎長春等於將陵（今山東德縣）次日經滄沱河而北。二十二日到盧溝橋（今宛平縣治），燕京士庶僧道來迎，由麗澤門入。（金中都四面三門之左門，遺址尙在今廣安門之西稍南。詳「古都文物略」頁二。）行省石抹威得不館公於玉虛觀。

時成吉思皇帝行宮益向西遷，公自念奉秋已高，乃由易刺（蒙古四護從之一）進表陳情；欲待駕回，朝謁。陳情表見輟耕錄卷十，末署龍兒年（西元一二二〇）三月。

四月十五日應會衆請求，作醮於天長館。時有數鶴飛來，乃作瑞鶴圖，北京士大夫多有題詠。五月至德興府（今察哈爾渥淖縣），住龍陽觀，度夏。八月至宣德州（今宣化縣）住朝元觀。十月謁刺進表回。答詔：溫言慰勞，勉邀西行。（詔文有「雲軒既移於蓬萊，鶴馭可遊於天竺。願川途之雖闊，瞻幾杖以非遙。……」原詔見西遊記附錄，由耶律楚材代作。）又勅劉仲祿：「無使真人飢且勞，可扶持緩緩來。」公乃決意赴西域。途復回德興龍陽觀過冬；並籌備行裝，以便明春起程。

辛巳年（一二二一）（蒙古成吉思汗十六年，金宣宗興定五年，宋寧宗嘉定十四年）七十四歲。全年在西遊道中。

正月臨行復寄詩燕京道友言志。云：「十年兵火萬民愁，千萬中無一二留。去歲幸逢慈詔下，今

年須合冒寒遊。不辭嶺北三千里（原注舊兀里多，即幹耳朵），仍念山東二百州。……」時長春真人已七十四歲，不辭艱遠，萬里西行，慈心壯志，實堪欽敬。上元，醮於宣德（宣化）朝元觀。二月八日邱處機遂率宣差與隨從數十人啓程西行。時天氣晴霽，道俗合餞於西郊。衆人請示回期，懇之再三。師乃重言曰：「三載歸！三載歸！」

長春真人西遊記程，實際上應從宣德州（今宣化）算起，至成吉思汗大雪山行宮（在今阿富汗京城喀布耳Kabul）與安德羅卜（Andorob）之間止。李志常與長春真人合著之西遊記，敘述行程見聞極詳；而史料的價值亦極高；近代東西學人注釋西遊記者也極夥。據著者所知，見稱於近日國際東方學界，而確有可取者，即有以下四家。（一）曰王國維先生的「西遊記校注」（王忠繼遺書本），以詳博知名，而釋地稍差。（二）曰張星烺西遊記注（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五冊本），釋地較詳，而事實考證則未免疏略。（如以王魯爲王嘉，以鹽澤門爲麗正門〔南門〕之類。）（三）曰俄人布瑞提施奈得（E. Bretschneider）的英文譯本（中世紀東亞研究本，一九〇一年）釋地詳博，而未免錯誤，且亦稍嫌陳舊。（四）曰俄人克利門次（Klements）新注本。（著者所見者僅爲昭和十五年，西元一九四〇年，日人播磨椿吉譯本，見蒙古學報第一期，頁二四八以下。）對蒙古境內考釋特詳。茲分爲（一）蒙古境內，（二）中央亞細亞，（三）撒馬爾干三節，撮要分述如下。

（一）蒙古境內行程（約自野狐嶺以北至烏里雅蘇臺）（1）自宣化北行度野狐嶺（今張家口北三十里），過撫州（今張北縣北）。十五日晝蓋里泊（今克勒湖），始見人煙二十餘家。馬行五日出明昌界（金北邊界嶺）。又行六七日忽入大沙漠，矮榆外，絕無樹木。三月朔出沙漠，至魚兒凼（即達里泊，去元上都〔今多倫西北〕西北三百里，即 Dala-nor），始有聚落，以耕釣爲業。過此黑車白帳，隨水草放牧。又二十餘日，有沙河，西北

入陸局水（即克魯倫河）。（2）由此北行三日，四月朔至斡辰大王帳下。（成吉思汗幼弟，西征時留守三河源頭汗庭者。會邀長春，故繞道東北，前往謁見。）七日見大王，問以延生事，告以須殲滅而後可聞。至日雪大作，遂已。十七日發車馬百數，車十乘。（3）西北行，二十二日又至陸局河，風浪漂大魚出，蒙古人爭取之。沿河南岸，西行。五月朔、日食。（英人偉烈 A. Wylie）曾加以推算，證明 1111 年陽曆五月二十三日，即中曆五月一日，確有日食。見 *Breischneider* 書卷 1，頁五十一，注 1110。原註 1110。且與金史〔110〕天文志「興定五年，五月朔日食」合。又行十有六日，河勢繞西北山麓而去。又十日夏至，漸見大山峭拔。再西，人煙頗衆，俗牧且獵。又四程，西北渡河；其旁山川皆秀麗，水草亦豐美。東西有故城基址，惟無碑刻可考歲月；或云契丹人所建。（俄人克利門次〔Klementz〕外蒙古內西遊記的考證，則謂：曾仔細調查從庫倫到士拉河等地，並未見有這樣故城廢墟的存在。昭和十五年日文蒙古學報第一期，三四八頁。）（4）六月十三日至長松嶺。（張星烺謂：即誤竭腦兒〔大澤泊〕附近諸山，以山上多松，故謂之長松嶺。位置在和林附近鄂爾渾河及塔米爾河合流處之東南。）十七日宿嶺西，山路盤曲，西南約百餘里。（此處「西南」、王國維校注本等均作西北，布瑞提史奈得書〔卷一頁五十六〕作「西南」。克利門次同。日人播磨槍吉從之；認爲與下文合讀，而西北實不可通。）既而復西北，始見平地。（克利門次認爲長春一行，走過杭愛山相當高處，橫過兀兒都、塔米兒〔Urdū Tāndī〕河，再越合伊突〔Hottu〕井泉，又迂迴合寧格兒〔Houngai〕河水發源地；繞達到埃得兒〔Eder〕河的屈魯上平川地帶。）行五六日，峯回路轉，林樾秀茂。二十八日至窩里朵（即斡耳朵，意云宮帳）之東。宣使奏稟皇后，乃渡河謁見。車帳千百，日以糧餼爲供。漢夏公主（漢公主應即衛紹王的公主，夏公主即西夏的察哈公主，）皆送器具等。此處的斡耳朵，俄人卜塔寧說在 Eder 河畔，求兒突河附近的諸河匯流處。（見卜塔寧所著

「西北蒙古」第一卷，頁二三四。）王國維先生等均指此斡耳朵爲和林，~~非是~~。張星烺先生知非和林，而亦未言確爲何地。故略稽考於此。（5）七月九日西南行，屢見山（杭愛山）上有雪。又十日，始見同紇決渠灌麥。七月二十五日至田鎮海八刺哈孫（簡稱鎮海城，今科布多東南，都爾滾湖西南岸），漢民工匠，絡繹來迎。翌日鎮海來謁。（6）長春復感路遠勞苦，欲留待鑾輿東歸。鎮海乃請留宋道安、李志常等九人，建樓觀觀居之；自己輕騎減從，伴師西行（以上蒙古境內）。

（二）由金山至阿里馬城 八月由田鎮海城西南行，中秋抵金山東北。少駐，復南行；經白骨甸，大沙陀（準噶爾沙漠），八月二十七日至同紇城（卽和州，今吐魯番東）。又西至龜思馬大城（卽別失八里，今阜康縣）。王官士庶僧道數百來迎，供葡萄酒。九月二日西行，經數城，至同紇昌八刺城（卽元史地理志西北附錄之彰八里，在天山北麓，今已湮沒）。傍陰山而西 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馬城（元史西北地附錄作阿力麻里，今固爾札西北之綏定城附近，已廢），停兩日；連日所供勝前。長春經此險遠地區，曾有長詩紀其事（見西遊記）。

（三）由阿里馬城至撒馬爾干 此後由鎮海伴送，宣使劉仲祿則先期赴行在馳奏。由阿里馬城，沿伊犁河岸西行，經阿拉汰山（Alatau）：渡吹河（唐之碎葉川，今名垂河，在俄屬中亞細亞），經西遼故都六石材牙（卽虎斯幹爾朵）。再沿亞歷山大嶺，過恒羅斯城（今Anlie-ata）。十一月初至塞藍城（在今塔什干之東）。五日，門人盧靜先生趙道堅病歿。又三日至塔什干（Tashkend），渡霍爾河（今錫耳河）。十一月八日至撒馬爾干（原作那米思干），太師耶律海阿等載酒郊迎。商定明年至行宮朝見，遂留此過冬。

時耶律楚材隨從西征，留住撒馬爾干。長春與楚材相見後，初期甚歡洽。兩人均能詩，又同客異域；遊聚唱和，敬禮有加。楚材時年三十二歲；少於長春四十二歲。楚材得燕京士大夫音問，因作詩多首以寄欣慰（見湛然

居士集，卷六）。

壬午年（一二二二）（蒙古成吉思汗十七年，金宣宗元光元年，宋寧宗嘉定十五年）七十五歲。旅居撒馬爾干；秋冬至雪山講道，復歸撒馬爾干度歲。

是年長春旅寓撒馬爾干甚久，前後凡三次。第一次自辛巳年十一月八日起，留至壬午年三月十五日，計得四月又七日。第二次從本年五月五日起，至八月八日，計得三月又三日。第三次講道後復歸撒馬爾干，自是年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二十三日，計得一月。合計共得八月。春日郊遊吟詩，秋日論道觀書；故西遊記中對蒙古西征時期，撒馬爾干城的各種情況，敘述甚詳，且極有價值。耶律楚材爲長春真人這時期中忘年詩友之一，故和詩尤多。後因長春未爲儒者乞免差發，因而決裂，從此絕交（見足本西遊錄，並詳見下章第五節）。三月赴行在，十五日起行，過鐵門（亦曰鐵門關，在碣石（Koh）南五十五英里。張星烺氏中西交通史料匯編五冊，頁四一〇至四一三，有極詳細的說明），渡阿母河。四月五日達行在（當即八魯灣行宮）。預奏、覲見時，免除跪拜，祇行折身叉手禮。卽入見，上勞之曰：「今萬里遠來，朕甚嘉焉！」賜坐，賜食。上問：「真人遠來，有何長生之藥？」師曰：「有養生之道，而無養生之藥。」上嘉其誠。上問鎮海，真人當有何稱號？鎮海曰：「有人尊之爲師父、真人、或神仙者。」上曰：「自今可呼神仙。」初約十四日間道，後因尙須親征，乃改卜十月吉，復歸撒馬爾干暫住。行帳三次講道略述 九月復至行在，商定講道時各種儀節。（一）入見時仍行折身叉手禮。（二）聽道者、應先期獨居、齋戒。十月望（原作「其月望」，依上文改卜「十月吉」，則知是十月，非九月。玄風慶會錄、西遊錄，均作「十月」），成吉思皇帝設齋，齋莊，退侍女。備庭燎，虛前席，延長奉真人入。師與太師阿海、阿里鮮入帳。師坐，諸人侍立。師有所言，口令太師阿海以蒙古語譯奏，頗愜聖懷。十月十九日再召師論道，上天悅

。二十三日第三次論道，禮如初，上溫顏以聽。（詳西遊記下，及玄風慶會錄。並參看第三章五節「耶律楚材述長春觀見情形」。）

十一月成吉思汗班師東歸，駐蹕撒馬爾干東二十里。自是長春扈從而東，時敷奏道化。十二月二十六日，東過霍闡沒輦。（原注大河也。西遊記張星娘注：即忽章河，一名錫耳河。王靜安耶律文正年譜說：「秋太祖班師，九月至尋思汗」，實誤。須知「其月」爲十月，下十月應爲十一月。）十二月末（二十八日）長春復至行在（錫耳河畔）。帝（成吉思汗）問以震雷事，對以「三千之罪，莫大於不幸。帝乘威德，可戒其衆。」從之。

癸未年（一二二三）（蒙古成吉思汗十八年，金宣宗元光二年，宋寧宗嘉定十六年，）年七十六歲。春仍隨大軍班師東行。三月懇辭先歸，八月抵宣德，在德興龍陽觀住冬。

是年成吉思汗自錫耳河繼續班師東歸，住冬，避暑，且行且止。

癸未正旦，將帥，醫人等官爲師賀年。十一日馬首遂東。正月十有九日，長春生辰，衆官炷香爲壽。

二月七日入見，請先歸。上曰：「朕已東矣，同途可乎！」對曰：「得先行爲便。」三月又辭。上問通事（翻譯官）阿里鮮曰：「神仙漢地弟子多少？」對曰：「甚衆。神仙來時，駐德興（今涿鹿縣）龍陽觀，嘗見官司催督差發。」上曰：「應於門下人悉令蠲免。」仍賜聖旨一通，且用御寶。命河西人阿里鮮爲宣差，護師東歸。十日東行，自答刺汗以下皆攜酒果相送。三日至賽藍城，望（十五）日，致奠於趙虛靜先生之墓。經阿里馬城，沿金山南，東北行。五月初至田鎮海城，入棲霞館，與門人宋道安等會合。十四日分三批東歸；師或乘馬，或乘車。過天山，感疾，十七日起不食，惟時時飲湯。六月二十一日至豐州（今綏遠歸化城），元帥以下咸來迎，是日飽食。自是飲食如故。七月九日至雲中（今大同）。

七月十三日宣差阿里鮮將赴山東招諭宣慰，懇請長春真人派門弟子尹志平大師同行。長春初未許，阿里鮮再拜曰：「若國王（指木華黎之子孛徒，通行本王均作主，此從道藏本），臨以大軍，生靈必遭殺戮。願師父一垂慈！」長春良久曰：「雖救之不得，猶愈於坐視其死也。」乃令清和同住，即付招諭書二副（西遊記下）。

又聞宣德（宣化）以南，諸方道衆來參者多，悉隨庵困於接待，亦令尹公約束。付親筆云：「長行萬里，一去三年，多少道人縱橫無賴者，尹公到日，一面施行，勿使教門有妨道化。衆生福薄，容易轉流；上山卽難，下坡省力耳！」（同上。）可知長春派人至山東等地招撫宣教，實深得宣差阿里鮮的贊助。又長春未到宣德、燕京前，已慮及道人之無賴者有妨道化。特頒親筆訓條，令尹志平隨時約束；是救人之中，兼主扶善去惡。這樣的存心，也是很可稱贊的。

八月中旬至宣德州，居朝玄觀。十一月至十二月作醮於宣德，德興；在龍陽館住多。（王秋濤大全集（五十六），尹公道行碑說：邱公癸未還燕，實誤。）上真年譜：「是歲三月七日得旨東還，賜號神仙，俾掌管天下道門。大小事務，一聽神仙處置，他人無得干預。宮觀差役，盡行蠲免。所在官司，常切衛護。」此可見全真教人在當時的地位，與已享有的特權。

甲申年（一二二四）（蒙古成吉思汗十九年，金哀宗正大元年，宋寧宗嘉定十七年，）七十七歲。是歲三月復回燕京（中都），住太極宮（卽大天長館、後改爲長春宮）。全真教既得成吉思皇帝的優待，一時盛行，如日中天。漢地士大夫與庶民得救者甚衆。

成吉思汗班師東歸，在額兒的失（也兒的石）河地面駐營，過夏（元祕史續一，第二六四節）。

春、二月朔，醮於緡山（今延慶縣）秋陽觀。燕京行省石抹感得不、宣差劉敏等遣使來迎。乃度居庸關，返

燕。道友、父老、士女，以香花導師入城，瞻禮者寡途。住大天長館（西遊記下），七真年譜稱為太極宮。

長春以辛巳年（西元一二二一）二月八日離宣德（宣化）西行，十一月十八日抵撒馬爾干。壬午年（西元一二二二）四月五日、至大雪山行在，初次朝謁成吉思皇帝。十月在雪山行宮講道三次。癸未年（西元一二二三）三月東歸，八月抵宣德。甲申年（西元一二二四）二月返燕。往返萬里，共計歷時三年。

是月喝喇至自行宮，傳達成吉思汗聖旨：「神仙至漠地，以清淨之道化人，每日與朕誦經祝壽，甚好。教神仙好田地內、愛住處住。道與阿里鮮：神仙壽高，善爲護持！神仙無忘朕舊言！」（西遊記下）。

季夏望日（六月十五日）宣差相公割八（即元史一二〇）的札八兒火者傳旨：「自神仙去，朕未嘗一日忘神仙，神仙無忘朕！朕所有之地，愛願處即住。門人恆爲朕誦經祝壽，則佳！」（西遊記下）。

元史「卷一二〇」札八兒火者傳：「時與諸將同守中都，授黃河以北天下都達魯花赤。長春語札八兒曰：『我嘗識公。』札八兒曰：『我亦嘗見真人。』他日偶坐，問札八兒曰：『公欲一身貴顯乎？欲子孫繁衍乎？』答曰：『百歲之後，富貴何在？子孫無恙。以承宗祀足矣！』後果如所願。」是邱公與割八亦有往還，按宣差割八應即元史（一二〇）的札八兒火者，也即是元史（二〇二）邱處機傳之近臣札八兒。據西遊記、割八（札八兒）實未嘗與劉仲祿同往山東徵聘邱氏。元史本傳與邱傳蓋誤。王靜安先生於西遊記校注中（頁十九與二十一，又一〇八——一〇九）常詳辨之，其說甚是。故此篇於聘使、祇舉劉仲祿、不言札八兒。（說詳第三章「年譜後記」之七考辨條）。「自師東歸後，諸方道侶雲集。京師翕然歸慕，若戶曉家諭。教門四關，百倍往昔。乃建平等、長春、靈寶、長生、明真、平安、消災、萬應、八會於大天長觀。遠方道人繼來求法名者，日益衆多。」（西遊記下）。

元史（二〇二）邱處機傳：「時國兵踐蹂中原，河南北尤甚。民罹俘戮無所逃命。處機還燕，使其徒持牒招求於

戰伐之餘。由是爲人奴者，得復爲良；與瀕死而得更生者，毋慮二三（鉅）萬人。中州人至今稱道之。」（元史列於乙酉歲前，故附於此年。元初全真教勢力的膨脹，見第三章「年譜後記」之四、元好問王世貞論全真教的強大。）

長春每齋畢，恆出遊於故苑瓊華島上。從者六七人，或宴坐松蔭，或賦詩屬和；夕陽在山，澹然忘歸。（參看本章「王世貞遊白雲觀記」。）於是行省及宣差劉八相公以北宮園池，並附近地數十頃爲獻，且請建爲道院。長春辭不受。再固請，始受之。又頒文榜以禁樵採。遂安置道侶，日益修葺。後復具表以聞，上可其奏。自爾佳時勝日，師未嘗不往來于其間（西遊記下）。

乙酉年（一二二五）（蒙古成吉思汗二十年，金哀宗正大二年，宋理宗寶慶元年，）七十八歲。住燕京（中都）大天長館。

成吉思汗班師回至朮拉河黑林行宮（元朝祕史續一）。自出師征西域，至是年凡七年（親征錄、元祕史續一）。

四月、宣撫王公巨川（揖）請長春致齋於其第。王關右人，因話咸陽，終南竹木之勝，並請觀庭前竹。長春曰：「此竹殊秀；兵火後有此，益不可多得。我昔居磻溪，茂林修竹，眞天下之奇觀；思之如夢！」又曰：「今耄矣，歸期將至。當分我數十竿，植寶玄（堂）之北軒，聊以遮眼！」王宣撫曰：「天下兵革未息，民苦倒懸。主上尊師重道；賴師眞道力，保護生靈；何遽出此言耶？願垂大慈，以救世爲念！」（西遊記下）。

九月初吉，王宣撫以焚惑犯尾宿，主燕災，請師作醮兩晝夜。師不憚其老，親禱於玄壇；用費一無所取。醮竟之夕，宣撫喜曰：「焚惑已退數舍，我輩無復憂矣！」（西遊記下。元史卷二〇二邱處機傳，七眞年譜，略同。）

重九日，遠方道衆咸集，或以菊花爲獻。長春作詞一闕，寓聲「恨歡遲」以寄意（西遊記下）。

丙戌年（一二二六）（蒙古成吉思汗二十一年，金哀宗正大三年，宋理宗寶慶二年，）七十九歲。住燕京（中都）大天長館。

秋成吉思汗親征西夏，夫人也遂從行。道中圍獵，馬驚，受傷。諸將脫命等欲誅師，西夏阿沙敢不仍不遜；汗乃扶病兵至賀蘭山、大敗之（元祕史續二）。

薊州（今河北縣）盤山，舊有法興寺，居紫峯之下；明秀端整，世爲浮屠氏所居。會金源氏遷汴，却火流行，陵谷推遷，物更人換；復爲茂林豐草豺虎之所據。全真樸雲子王道政之門徒，薙荒僻徑；復營卜築。本州同知許公助之，請王爲住持。丙戌正月，請長春真人親臨盤山，在黃籙醮三晝夜；因爲顯其額曰棲雲觀。（以上採自王國維先生西遊記校注。王國維先生曾引至元辨僞錄〔三〕及姬志真雲山集〔七〕、盤山棲霞觀碑等，詳考此事，真相已如上述。而至元辨僞錄則認此事爲佔奪寺院。實在，當日長春教徒就荒山廢址，選立道觀，乃成吉思汗所特許。）

五月，京師大旱，農田荒廢，人以爲憂。行省請師作醮祈雨。前夕，雨降。醮竟，雨勢海立，是歲有秋。名公碩儒，皆以詩來賀。

冬十一月成吉思汗下靈武，諸將爭掠子女財帛，耶律楚材（時年三十七歲），獨取書數部與大黃兩駝。既而軍中病疫，唯得大黃可愈，全活以萬計。因是大得蒙古大汗的信任。（元文類〔五七〕宋子貞耶律中書令神道碑，元史〔二四六〕本傳同。）

長春自往天長觀以來，日命徒衆修葺荒廢；鱗漏者補之，傾斜者正之。創建寮舍四十餘間，皆不假外緣，自

力自給。至是又立約束，定課程，秩然有序，煥然一新（西遊記下）。

丁亥年（一二二七）（蒙古成吉思汗二十二年，金哀宗正大四年，宋理宗寶慶三年）八十歲。
住天長館。自今年五月起，勅改天長觀爲長春宮。六月邱氏得疾，七月九日病逝。

是年自春至夏，又旱。長春遂約以五月一日爲祈雨醮。醮竟，雨乃作，翌日盈尺。

五月二十五日道人王志明自秦州（今天水縣）（行營）來（時成吉思汗駐秦州清水縣之牛頭河），傳旨：改北宮仙島爲萬安宮；天長觀爲長春宮；詔天下出家善人皆隸焉。且賜虎頭金牌：「道家事，一仰神仙處置。」（西遊記下）。

六月二十一日，得疾，不出；浴於宮之東溪。七月四日疾漸重，爲遺囑告門人。曰：「昔丹陽（馬鈺）常授記於余，云：『吾歿之後，教門當大興；四方往往化爲道鄉。公正當其時也！道院皆勅賜名號；又當住持大宮觀；仍有使者佩符乘傳，勾當教門事。此時乃公功成名遂，歸休之時也！』丹陽之言，一一皆驗。吾歸，無遺恨矣！」七月九日登寶玄堂，留頌而逝（頌文見西遊記下），得年八十歲。（以上七真年譜，西遊記下。輟耕錄（卷十），至元辨僞錄（三），說他是患痢疾而死。）

遺囑：「令門人宋道安提舉教門事，尹志平副之。宋德方，李志常同議教門事。」黎明，具麻服，行喪禮。首七之內，道俗遠來，弔者以萬計。宜差劉仲祿聞之，歎曰：「真人朝見以來，君臣道合。離闕之後，上意眷慕，未嘗少忘。今師既昇去，當速奏聞。」（西遊記下）。

是年秋七月成吉思汗崩於甘肅清水縣（秦州）。（此據日人箭內互先生「成吉思汗的死地」一文的考證。主要證據爲金史卷一百十一「撒合魯傳」：「八月朝廷得清水之報，凡軍需租調不急者，權停。」清水之報，卽是指

從清水所傳成吉思汗死訊說的。（四大斡耳朵、薩里川哈老徒行宮等，同時發喪；葬於起靈谷。（起靈谷今地無考。多桑「蒙古史」〔卷一、第九章〕：「葬於三河源頭，不見汗山的一個小山之中」，當即元史本紀中之起靈谷。）戊子年（一二二八）七月九日（週年），宋道安、尹志平等葬長春真人邱處機於燕京長春宮（即今白雲觀）中之處順堂（西遊記下）。陳時可有「燕京白雲觀處順堂會葬記」，詳記葬時盛況，甚備（甘水仙源錄）。

長春於道經無所不讀，儒書，梵典亦號博覽。善屬文，長於詩詞。所著詩歌、雜說、書簡、語錄，近數千首。覺為磻溪集，鳴道集。又與李志常合著西遊記，均行於世（陳時可本行碑及金蓮正宗記卷四頁十二）。按：邱處機著作現存於道藏中者，有（一）磻溪集六卷（卷一，七言律詩；卷二，七言絕句；卷三，歌、吟、挽詞、古詞、五言短句、五言長篇；卷四，五言律詩，五言絕句；卷五，詞；卷六，詞；隸太平部〔友上〕、第七百九十七冊）。（二）西遊記，上下兩卷，與李志常合著。記赴西域謁見成吉思汗時，在道中所見所聞與謁見時的情形；中收長春詩與談話甚多。（三）鳴道集，未見。參看第三、年譜後記之八、略論研究邱處機的史源與參考書。

三、年譜後記

——略論邱處機在金元之際對於保全中華民族與中原文化的貢獻——

自來聖哲、偉人在歷史上的地位，完全看他們對於民族與文化有無貢獻為轉移。他們對於所生時代的民族，盡力扶持、盡力設法保全；對於所生時代的文化，盡力維護，盡力發揚光大；他們的貢獻

就大。反之，卽小。時代是衡量歷史上聖哲偉人功勳與事業的標尺，也是後人崇德報功的標尺。時代自身是川流不息的。後人想到某一時代，很自然的卽聯想到那一時代中某些聖哲，某些偉人對於民族與文化有何成就，有何功績。年譜對於知人論事有很大的作用，卽是這個道理。著者既將邱處機的生平事蹟，按年撮要列舉了。本章打算就暫時所獲結論：例如邱處機與王重陽對於推行全真教態度的異同；成吉思汗對邱處機崇信的原因；金元之際全真教盛行的實況；邱律楚材與邱處機交惡的內幕，與對於邱氏的批評；邱處機師生對於當年漢地知識分子的庇護；以及著者研究這一問題的若干考證，逐一提出，略作說明。以期對於邱處機在金元之際、所作保全中華民族與中原文化的種種努力，獲得一個比較正確的瞭解。

一、邱處機與王嘉推行全真教態度的異同

重陽真人王嘉（一一二——一一七〇）是金元時代全真教創立的第一代始祖；邱處機是王嘉的四大弟子（邱、馬、譚、劉）之一，也是全真教發揚光大的第二代大師。王重陽創建之；邱長春光大之；就創教救人的態度說、兩人全同。但是由於時代的關係，王嘉與邱處機對於推行全真教所採的手段與方法，則也頗有出入。王重陽師生的創立全真教，由於外族的入主中原。當時（一二六）女真人佔領汴京，俘虜了徽、欽二帝，滅亡了北宋。「靖康」二字成了國恥的象徵，中原士庶大受震驚；一般愛國有志之士，悲憤萬狀。特立獨行之士，悲憤之餘、遁跡山林，創建宗教。初期祇欲自救；既到功成名立，自然要救人，救世。就創教的這一動機說，重陽，長春完全相同。後來女真建立金朝，無

條件的接受了中原漢族的文化。衛紹王時代，蒙古南侵，狼亡虎來，外患較前更為激烈。邱處機默察時勢，即專心待機行道；一方面救濟中原人士，一方面努力保全中原文化。就後來的效果說，邱處機（長春真人）劉處一（長生真人）所採的態度，即與王重陽不全相同。元虞集對於宋金之際創立全真教的一般志士，很表欽敬。他說：「昔者汴宋之亡，天人悲憤；乃有奇傑之士，伴狂玩世。志之所存，求返其真，謂之全真。士有識變亂之機者，往往從之。而澗飲，谷食，耐辛苦寒暑，堅忍人之所不能堪，力行人之所不能守，以自志於道，而頗有所述於世。」（道園學古錄〔五〇〕非非子幽室志。）到了清代的陳教友，對於創教的重陽真人王嘉，更加崇敬。他說：

王重陽：有宋之忠義也。其害風也，蓋憤激使然。考重陽終於大定十年庚寅（一一七〇），年五十八；則當生於宋徽宗政和三年癸巳（一一一三）。其時金源（女真）未興，所生咸陽，固宋地也。及宋高宗南渡，女真入長安，游騎至咸陽。建炎四年（一一三〇）金虜室長驅入關，張浚潰於富平（今陝西縣，舊屬西安府）於是咸陽沒於女真。時重陽年十八（原注依其真年譜，則年十九）。建紹興元年（一一三一）女真立偽齊，以陝西地畧劉豫。時重陽年十九（依其真年譜年二十）。完顏璘（一一二一——一二三二）全真教祖碑，所謂「廢齊攝事，秦民未附，先生（重陽）家財被劫一空」，當即是在是年。又云：「後於終南劉蔣村創別業居之，置家事不問。」考宋失關中，以終南與金分界。重陽棄家避地於此，其心蓋未忘宋歟？

顧嗣立元詩選，有商挺題其口河遇仙宮詩。云：「子房志亡秦，曾進橋下屨。佐漢開鴻基，屹然天一柱。……重陽起全真，高視仍闊步。矯矯英雄姿，乘時或割據？我經大患餘，一洗塵世慮。巾車償西歸，擬借茅庵住。」

。明月清風前：曳杖甘河路。」據此則重陽不惟忠義思來，且曾與金兵相抗。金人碑記有所忌諱，不敢顯言。商挺既入元，故直揭其大節也。（長春道教源流卷一，頁二十五至二十七。）

王壽與他的一羣門徒，避世學道，純由於時代與外患使然。上述陳教友的推論，實能窺見當時的真象。我們可以說：假使女真不侵入中原，他們的生平將是另一個方式了。至於邱處機的不辭辛苦、教人救世，則是全出於「不忍之心」與「立志欲拯救異族入侵的天下大亂」。上述金蓮正宗記所說，已極明顯（見引言）。如說：「當蒙古銳兵之南來也，玉石俱焚，賢愚並戮；赫威若雷，無赦如虎。幸我長春邱公，應詔而來；一見而龍顏稍霽，再奏而天意漸回。詔順命者不誅，許降城而免死；宥驅丁而得贖，放虜口以從良。四百州半獲安生，數萬里率皆受賜。」雖未免稍嫌誇大，但衡以西域花刺子模的慘象滿目，前亞報達的從此頹敗；金蓮正宗記所說，也正是實在情形呢！

二、邱處機與成吉思汗

我們研究成吉思汗信從邱處機，與處機獲得成吉思汗尊信的原因，應由以下三項，分別加以說明。

甲、成吉思汗認識邱處機在一二二二年。就時代說，遠較任何中國學人與佛教教徒爲早。在一二二二年以前，成吉思汗所接觸的哲人、宗教家，祇有沙曼教倡言符籙，成功後要求三十位太太的豁兒赤（事詳元朝祕史卷三第一一節），與假借天命以挑撥他們兄弟不和的闊闌出（事詳元朝祕史卷十第二四五——六節）。這些人比之邱處機，不但粗細有別，也自有賢愚高下的不同。成吉思汗接見邱處機在豁兒赤，闊闌出以後，他受到閱世甚深蒙古大汗的尊信，自屬當然。至於說到畏兀兒人的塔塔統阿等，則

是孫威、劉仲祿一類人物；祇是專家，而不是軍師，那更是用不着說明的了。乙、成吉思汗對於邱處機印象極佳；這是不可爭辯的事實。形成邱處機的得君與印象極佳的原因頗多。下邊的幾點，是最明顯的。（一）介紹人是會造弓箭，又會看病的劉仲祿。這些朝夕圍在大汗左右的人，自易見機進言。今天說：我們家鄉的邱神仙如何如何好；明天又說邱神仙如何如何神靈。自己言之，同伴和之；不知不覺之間，邱神仙即變成了成吉思汗心目中最熟悉的人物。這種機會與方便，也是連耶律楚材都沒有的。（二）遠道聘請，再辭方來。天下事盼之久者，愛之切。得之難者，好之深。邱長春的得君，這也是原因之一。（三）邱長春到大雪山的時候，年已七十五歲了。成吉思汗的年壽亦達六十七歲的高齡（我是相信成吉思汗七十二歲說的）。兩老相見、倍加憐惜、何況又是同客異地呢？（四）加以邱處機相貌秀逸，舉止大方。講道時：①要求祇行叉手折腰禮；即是免去朝見跪拜。②要求可汗退侍女，齋戒沐浴；即是清心寡慾、誠心受教。儼如尊師，望如神人。凡此種種均足使游牧社會的老可汗尊而信之；從此待如故人、酌與優待，又何足異！丙、說到雪山三次講道的內容，更是適口合味，一拍即合。雪山講道就西遊記（下），玄風慶會錄，元史（二〇二）處機傳與耶律楚材足本西遊錄所述，可歸為以下四點。一曰、養生。這是成吉思汗所最關心的。初次見面，第二句話即問：「真人遠來，有何長生之藥？」長春即答曰：「有養生之道、而無長生之藥。」此後講道時，說到如何長生？即發揮應當如何清心寡慾，如何戒絕女色。二曰、不嗜殺。某次問到如何方能統一天下，撫有四方？邱處機即對曰：「欲一天下者，必在乎不嗜殺人。」三曰、敬天愛民。問到如何治理國家？則告曰：「一應以改

天愛民爲本。」四曰、勸孝。如說：「不孝，則不順乎天。聞境內不孝者多，陛下宜明天威，宣導百衆。」此外則舉例（如林靈素、徽宗、金世宗等）以助說明。這些話、都律楚材看着自然不順眼、於是都斥爲「所對皆平平之語」。豈知這些平平之語，恰合成吉思汗的胃口；再高深、即恐不能瞭解了。成吉思汗是常聽豁兒赤、闊闢出講神說鬼的。一旦聽了這些平錫近人的哲理，自然衷心佩服，視爲祕寶。而說：「神仙三說養生之道，我甚入心；使勿泄於外了。這些是他獲得良好印象的原因。至於說到邱處機得的君。更是證據鑿鑿。」（一）當時雪山講道以後，可汗反應極佳。如說：「天俾神仙，爲朕言此。」又如請罷田獵。上曰：「神仙勸我良是。我蒙古人騎射少所習，未能遽已。雖然、神仙之言在衷焉！」（二）長春東歸後、時僅四年，成吉思汗宣旨慰問、見於西遊記者、即有四次之多。第一次在癸未年（一二二三）十一月。時元帥賈昌至自行在；傳旨：「神仙自春及夏，道途非易。所得食物驛騎好否？到宣德等處，有司在意館穀否？招諭在下人戶得來否？朕常念神仙，神仙無忘朕！」（西遊記下）。第二次是在甲申年（一二二四）的二月。喝刺至自行宮；傳旨：「神仙至漢地，以清淨之道化人；每日與朕誦經祝壽，甚好。教神仙好田地內愛住處住。道與阿里鮮！神仙壽高，善爲護持！神仙無忘朕舊言！」（同上）。第三次慰問是在甲申年（一二二四）的季夏（六月）。「望日，宣差相公劉八傳旨：「自神仙去，朕未嘗一日忘神仙，神仙毋忘朕！朕所有之地，愛願處，即住。門人恆爲朕誦經祝壽，則嘉！」（同上）。第四次是丁亥年（一二二七）的五月。這一月的二十五日，道人王志明至自秦州（清水縣）的軍前，歸來傳旨：「改北宮仙島爲萬安宮，天長觀爲長春宮；詔天下出家善

人皆隸焉。且賜以金虎牌：道家事一仰神仙處置！」（同上西遊記下）。這些慰問詞中，有一句，最是值得注意。即是：「一再提到的，「教神仙好田地內愛住處住」（一次又說：朕所有之地，愛願處即住！）就這句話說，邱長春在當日實有權接收任何庵、觀、寺、廟；假使他們不逃散，願意聽他管轄的話。因之邱長春材輩所說全真教徒不應富侵占寺院等等，那都是多餘的了。

三、玄風慶會錄的新評

道藏洞真部譜錄類（第七十六冊）七真年譜後面有一卷「玄風慶會錄」，連序文共有十雙葉，約兩千八九百字。下署「元侍臣昭武大將軍尙書禮部侍郎移刺楚材奉勅編」，據序文，刊於壬辰（一二三二）年長至日。它是邱真人「對上傳道的玄言，奧旨。上令近侍錄而祕之，歲乃臚旬，傳之於外。」照這樣說，那是邱真人對成吉思汗在雪山（欣都厘什山）講道的記錄了。因為蒙古西征爲中西歷史上的接觸點；成吉思汗在世界史上的影響（好的與壞的）尤特別遠大，長春真人雪山講道，婉勸止殺，罷兵東歸，又極爲動聽。所以雪山講道若真有記錄，而記錄猶尙留存；自足引起世界人士的注意。全書內容，約可分爲以下諸節。（一）首節說明道之本體；認爲生天育地，鬼神人物，皆從道生；故學道者極可貴。學道之人，首戒乎色。（二）申明天子負有安輯元元的使命，尤應戒色，節欲。（三）申說中國承平日久，皆因歷代天降道經、生真人、勸人爲善。並舉于吉、張道陵、寇謙之事蹟爲例。（四）帝王皆天人謫降人間，代天行道。行善修福，則昇天時位尊於昔。修福，尤宜節慾。並說：「陛下試一月靜寢，必覺精神清爽，筋骨強健。」又以「服藥千朝，不如獨臥一宵」爲喻。（五）引述宋徽

宗，金世宗行事，以說明節慾與不節慾的利弊。（六）曾勸成吉思汗擇人撫綏山東、河北。且言全國初得天下（即初入中原），未諳中原人情，曾先封劉豫；經略八年，然後自取。並認此法亦爲開創時期的良策。（七）最後傳道畢，上諭之曰：「諄諄誨誨，敢不遵依仙命，勤而行之。」玄風慶會錄最後說：「傳道之語，已命近臣錄之簡冊，朕將親覽。」也與西遊記所說：「師有所說，即令太師耶律阿海以蒙古語奏。……上溫顏以聽、命左右錄之，仍勅誌以漢字，意云不忘」，相符合。總之，玄風慶會錄就內容說大致可信。它當然不是原始記錄的正本或副本。因爲照西遊記所說正本是蒙古文，間或附有漢字或回紇字。蒙文記錄以外，耶律楚材有沒有奉勅編錄成爲漢文？西遊記，西游錄，湛然居士集均未明言。但耶律楚材本人是知道所講內容的。著者認爲：虞集所說，大德中「譯而莫達其意」的「玄風慶會錄」是原本。道藏所收的漢文「奉勅編錄」本，是全真教徒事後的追記。因爲這種追記，很可能出自長春真人的事後重述；果真如此，那自然也是很有價值的。

元明人文集中談到玄風慶會錄的，元朝則有虞集（一二七二——一三四八）的道園學古錄。學古錄（卷二十五）吳全節「河圖仙壇之碑」中說：「全真之教，敍其祖傳有所謂，『玄風慶會錄』者，大德中（一二九七——一三〇七）嘗使譯之，而莫達其意。有旨命公（吳全節）論定。公曰：『邱真人之所以告太祖皇帝者，其大概不過以取天下之要，在乎任賢；修身之要，在乎清心寡欲。煉神致虛，則與天地相爲長久矣。』譯者如其言，奏之，上大感悅。不惟邱公之心事明白，而太祖皇帝聖學之淵微，亦從可窺其萬一；是以君子深有慨於公之言也。」吳全節是當時道教正宗，江西龍虎山天師派

的教主。他能如此客觀的解說玄風慶會錄，實在難得。這也是一種很公平的判斷；玄風慶會錄的真實性，也可間接由此證明。其次明朝、則有王世貞（一五二八——一五九三）的弇州續稿。成吉思汗的崇信邱處機，應從迷信、文化與年齡方面尋求解釋，纔中肯綮。明王世貞弇州續稿（卷六十一，頁二二——二三），有書玄風慶會錄三篇，雖觸及上述迷信、文化、年齡三點之一部分，而語焉不暢。今節錄王氏的說法，而酌加補充。王氏很驚異的說：「長春真人見太祖於西域雪山之陽，所而告者幾三千年。略敘師傳之旨、戒以『太怒則傷身，太喜則傷神，太思慮則傷氣』；而惓惓以節色慾爲首；傍及保國愛民，用賢薄賦之事。虜（蒙古）性貪淫、好殺；疑其柄鑿。而太祖乃歎賞不已，呼爲神仙，錫以便宜，金虎符，使領天下道教。夫以佛圖澄之神奇，能海鷗石勒；然危者數四，而勒亦不能用其言。長春何以得此於元祖耶？」（以上第一篇；弇州讀書後「卷八，同。」）王氏對自己的解答，是：「長春能咒餅水，使生金蓮花；元祖以是信之。」這自然是西遊記與史傳所不載的；也絕不可相信。我們今天的解說，是神話迷信之外，尚有文化與年齡的問題。（一）成吉思汗蹶起蒙古，本人原是崇信宗教的。就元祕史所記，他曾崇信過沙曼教的豁兒亦和闐闐出。入中原後，又遇到道貌昂然的邱神仙，自更使他衷心崇信。（二）成吉思汗接見邱公時，他已將六十七歲了。戒傷身、傷神、勸節色慾一類的話、若在大汗壯年時期如此陳說，自然格格不入。但對六十以上的老翁陳說節慾，則反是雪中送炭，使他嘆賞不已。（三）成吉思汗明達治體，知人善任，如信任塔塔統阿，崇敬孫威，重用耶律楚材等，都是好例。一二二二年他創建的大帝國已經成功了。這時候遇到漢地神仙講保國愛民；講用賢惠

賦；自然也會樂於聽從。我們把成吉思汗與邱處機的行事、按年排列，從年歲上，歷史文化上尋求解答，應當是各方面都能欣然滿意的。

四、元好問、王世貞論元代全真教勢力的強大

全真教在金元之際（一二一四——一二七一），因為他們的教主邱處機獲得成吉思汗的信任，授予特權；凡是信奉全真教的人，一律蠲免差發。上一句在當時的解釋，即是：凡信全真教，隸屬在道觀的人，（一）一律不出賦稅；（二）一律不應兵役；（三）一律不剪頭髮（當時謂之留跛焦）。試想當蒙古騎兵衝入中原，天翻地覆，玉石俱焚，賢愚並戮的時候；有免除上述三種差發的全真教；這不正和二十年前上海、天津等地的「租界」一樣。自然立時人滿道觀，到處皆是全真教徒了。因此知金蓮正宗記所說：「四百州半獲安生，數萬里率皆受賜」；那是沒有疑問的。所以我認為元史（二〇二）邱處機傳所說：「由是為人奴者復為良，與濱死而得更生者，毋慮二三萬人」，應當增一「鉅」字，否則，未免數目太小，太保守了。金末的社會賢達元好問，博學多聞，留心史事；曾有心自築野史亭，編纂金朝的歷史。他是有地位、負盛名的大學者；本質上又是反對全真教的。但他有兩篇文章，說到金元之際（一二一四——一二七一）中原全真教盛行的實況。我們可以從冷眼旁觀者記述中，看到全真教流行的原因與勢力的廣大。因為難得，特節錄原文如左。

（一）元好問紫微觀記論全真教流行的盛況 「東平左副元帥趙侯（趙天錫，山東冠氏望族；元史卷一五一有傳）之太夫人，棄家為全真師，居長之洞清庵。庵初制亦甚陋，乞名於邱尊師，改名紫微觀。趙侯為之起殿閣

，立堂宇，至於齋、廚、庫、廡無不備。歲乙巳（一二四五）落成，請余記其事。……貞元（一一五三——一一五五）正隆（一一五六——一一六一）以來，全真家之教始具。咸陽王中孚（壘）倡之，譚、馬、邱、劉諸人和之；本於淵靜之說，而無黃冠禪論之妄；參以禪定之習，而無頭陀縛律之苦。耕田鑿井，從身以自養，推有餘以及之人；親世間擾擾者差若有便然。故墮穢之人，翕然從之。……上之人，亦嘗懼其有張角斗米之變，著令以止絕之。而將相大臣有爲主張者，故已絕而復存，稍微而更熾。

貞祐（一二二三）喪亂之後，蕩然無紀綱；蚩蚩之民，靡所趣向；爲之教者，獨是家而已。今河朔之人，什二爲所陷沒。……嗚呼！先哲王之道，中邦之正（政），掃地之日久矣！是家何爲者？乃人敬而家事之！殆攻劫爭奪之際，天以神道設教，以弭勇鬥嗜殺者之心耶？抑三綱五常，將遂湮滅，顛倒錯亂，人與物胥而爲一也？不然，則盛衰相長，有數存焉於其間，亦難於爲言也已！……

乙巳是西元一二四五年，卽窩闊台死後乃馬皇后攝政的第四年；時邱處機已死十九年。文中貞祐喪亂一段，述全真教到乃馬真皇后時期，仍然盛行。「河朔之人，什二爲所陷沒，」與「爲之教者，獨是家而已。」可見自邱長春去世，經歷二十年以後，河朔各地，仍然以全真教爲獨尊。而佛教與刺麻教的國師至是尙沒有出頭與全真教爭長的迹象呢！元好問另有一篇文章，修武真清觀記，也說到金元之際全真教盛行的情形。這篇文章作於一二三三年金朝瓦解，汴京初破以後。元氏甫經亡國痛苦，因此對於全真教的態度，比較尙有同情。茲也抄錄如下，以便與上文互相印證。

（二）元好問修武真清觀記 修武（今河南省黃河以北縣）真清觀（一作真清觀）在縣北馬坊，全真諸人爲邱尊師之所建者。大定初邱自東萊西入關中，隱於礪溪（與龍門）十數年不出，天下以爲有道者。興陵（金世宗

（召赴闕（燕京），取道山陽，愛其風土之美。謂其徒曰：「所在道院、武官爲之冠，濱都次之，聖水又次之。若輩得居於此，則與濱都、聖水相甲乙矣。」……大安初（一二〇九）以恩例賜名。貞祐丙子（一二二六，時金已南遷開封）邱命高弟縣人劉志敏來居，故聚徒至百人。興定庚辰（一二二〇）之兵，羈廢。正大辛卯（一二三一）志敏之徒冷德明葺居之，今所食又千指（百人）矣。

歲甲午（一二三四年，汴京陷於一二三三，翌年蔡州破、金亡），予自大梁竊管聊城（今山東縣，舊東昌府治）。德明之法兄弟房志起，自單懷（首縣今爲沁陽）來，介於幕府諸君，請予爲記。房外朴而內敏，質直而尚義，有似夫墨名而儒質者，因爲次第之，並著予所感焉。

嗚呼！自神州陸沉之禍之後，生聚已久，而未復其半。蚩蚩之與居，泯泯之與徒，爲之教者獨全真道而已！嘗試言之，聖人之愛天下後世深矣。百姓不可以逸居而無教，故爲之立四民，建三綱，五常；士農工賈各有業。父慈、子孝、兄友、弟敬，君臣嚴、夫婦順、各有守。天下之耕而食，蠶而衣，養生送死而無憾。粲然而有文，驩然而有恩。於聖人之教也，若飢者之必食，寒者之必衣。由身而家，由家而達之天下四方，有不可斯須離；至百世、千世、萬世，而不可變。其是之謂教，而道存焉於其間。傳有之，「天佑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師。」道之行與否，皆歸之天。

今司徒之官，與士之業，廢者將三十年（自蒙古入侵算起）。寒者不必衣，而饑者不必食；蓋理有不可曉者。豈非天耶？……陽九百六，適當斯時，符堅、石勒、大業、廣明五季之亂，不如是之極也。人情甚不美，重爲風俗所移：幸亂樂禍，勇鬥嗜殺；其勢不自相魚肉，舉六合而墟之，不止也！邱公往赴龍庭之召，億兆之命，懸於好生惡殺之一言。誠有之，則雖鴻禧王（道）之對遼主（耶律德光）不是過。從是而後，黃冠之人，十分天下

之二。聲焰隆盛，鼓動海岳。雖兇暴驚悍，甚愚無聞知之徒，皆與之俱化。銜鋒茹毒，遍迴顧盼，若有物掣之而不得逞。父不能召其子，兄不能教其弟；禮義無以到其本，刑罰無以懲其末。所謂全真家者，乃能救之蕩然大壞，不收之後。殺心熾然如火大聚，力爲撲滅之。嗚呼！豈非天耶！（以上四部叢刊本，元遺山集卷三十五。）

（三）王世貞「遊白雲觀記」所記元代全真教的概況。「長春真人像白哲，然膚理皴皺，無鬚，若闔閭然。舊志：邱公最爲重陽王真人小弟子。道成後，成吉思皇帝聘至西域行在，甚加優遇。呼爲神仙而不名，仍詔天下之爲全真教者皆隸焉。返燕後，又盡捐勝朝上林，太液之遺以予邱。邱老矣，晨起治道家事畢，日與其徒數十人，徜徉山水間，日映乃返。又三年而後卒。當是時全真教徧天下，割張氏所謂正一之半，而觀之瑰麗深觀，媲美宮掖，蓋與元相終始。明興而其道始小屈焉。」（《弇州續稿卷六一》頁二十二至二十三。）

從上述元氏兩篇文章中，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窺見金元之際，全真教盛行中原的實況。就中以下諸點，尤其值得注意。（一）兩文中「貞祐喪亂之後」……與「嗚呼，自神州陸沉之禍之後」，兩段對看，即可想見蒙古銳兵南下騷擾的劇烈。（二）兩言「爲之教者，獨全真道而已」，可證全真教在成吉思汗西征歸來以後，勢力廣大，實已取儒教而代之。（三）兩文中均包含有一段元遺山的儒家哲學，可與韓愈的「原道」並讀。（四）兩次承認全真教的勢力，佔有中原總人數的十分之二。（五）清真觀記，用懷疑口氣，推邱崇處機西遊說教的功績與影響，尙符史實。（六）王世貞是明代博學的人，元朝又去明代不遠，因此他的報道，自極可信。我們可以很肯定的說：邱長春在金元之際所領導的全真教，勢力徧及天下，宮觀瑰麗，媲美皇居；繁榮興盛實與元朝相終始。

五、邱處機與耶律楚材

邱處機與耶律楚材都是金元之際、蒙古南侵中原時期，對中華民族與文化保衛最力，貢獻最大的人。又因耶律楚材是契丹人，與蒙古血統相近，語言易通，自更易於建功立業。但是（一）兩人雖然同時隨從西征，而年歲相差甚遠。已卯（一二一九）邱公被召西遊，年已七十有二；而耶律楚材則祇有三十歲。因此成吉思汗待長春，如老師長友；對楚材，則常視若隨從或後輩。（二）兩人信仰完全不同。邱公是全真教的教主；而楚材則先儒後佛，並主張儒佛並用。信仰既異，年歲又甚懸殊，則衝突自難倖免。因此兩人，初會於撒馬爾干時，異鄉唱和，情感甚篤。後因全真教徒得免差發，而儒佛教徒，未能分惠。楚材大怒。友誼遂絕。可惜兩人友好與交惡原委，西遊記隻字未提。而二十年前流行我國的西遊錄，復缺而不全；如何交惡，也語言不詳。近幸日本神田信暢先生於一九二六年在宮內省圖書寮發見「西遊錄」足本，錄中最後有一大半係專門攻擊邱處機的。不但邱公與耶律二人交惡的原因，原原本本述之甚詳；而耶律批評邱公的十不可，也包括在內。茲特採錄如下，以明原委。有與事實不符者，亦略加辨正，以明真象。

（一）耶律楚材贊成邱公西行說教 客曰：「昔邱公之北行也，子贊成之，置吾夫子之教與吾佛之道於不問。子非自沮其志乎？」居士（楚材號澹然居士）曰：「余以為國朝開創之際，庶政方殷，而又用兵西域，未暇修文崇善。三聖人之教，皆有益於世。邱公欲致吾君如堯舜，此所以贊成之，使為儒佛先容，非志沮而忘本也。」（客曰以下，皆錄自足本西遊錄，下同。）

文中「使爲儒佛先容」六字很重要；也確是實情。（一）成吉思汗派特使徵召邱處機，事在一二一九年，遲於耶律楚材一年（楚材徵召在戊寅，一二一八）。當時漢人中的儒者（知識分子），得謁見蒙古大汗，尙無人早於邱處機者。佛教中的僧侶亦然。這裏就時間說，邱處機得向可汗進言，實較任何漢地學者，任何名僧爲早。此點確得風氣之先。（二）就謁見時的年歲說，一二二二年邱處機年已七十五歲，耶律楚材年纔三十三歲，成吉思汗年已六十八（我是信成吉思汗七十二歲說的）。當時邱長春是年高德劭的遠客貴賓，楚材是中年的侍從祕書。無論是就說話的機會、分量、或是就地位說，長春都佔優先的便利。所以耶律楚材內心中贊成長春講道，使爲儒佛先容，確是實情。情勢上不能反對；縱然反對，也不見得就有效力。總之，邱公向成吉思汗進言，實早於其他儒教、佛教的學者。這應該是長春真人，得君行道的重要原因。

（二）西遊錄所述邱公見原因 客曰：「邱公進見之由，可得聞歟？」居士曰：「昔劉姓而溫名者，以醫術進。渠謂：邱公行年三百，有保養長生之祕術，乃奏舉之。詔下徵至德興（今察哈爾涿鹿縣）。邱公上表云：『形容枯槁，竊恐中途不達，願且在德興盤桓。』表既上，朝廷以邱公憚於西行，命僕童溫言答之，促其速至。既至行在，邱公數拜致敬，然後入見，詔且令尋思干城居住。此邱公進見之所由也。」

按至元辨僞錄（三）：「劉溫字仲祿者，以作鳴鑼，幸於太祖。阿意甘言，以醫藥進於上；言邱公行年三百，有保養長生之術，乃奏舉之。」全與西遊錄相同。唯言劉仲祿「以造鳴鑼，幸於太祖」，當更近實際。邱公自德興所上陳情表文，見輟耕錄卷十，文中確有「形容枯槁」等語。末署「龍尾年」

（庚辰，一二二〇年）三月。」耶律楚材代王言答詔，見道藏正乙部第一千〇五十六冊西遊記附錄。

（三）楚材自述兩人交往的經過 客曰：「君與邱公相待之事，可得聞歟？」居士曰：「邱公之達西域也，僕以賓主之禮待之。居無幾，邱公從容謂予曰：『久聞湛然尊崇釋教，豈意厚待如此，真通方之士也！』厥後彼之門人有諷予奉道名於邱公者，僕應以幼而習儒，長而奉釋（時楚將年三十二歲），安有下喬木，而入於幽谷者乎？其議遂寢。予久去燕，異域知音者鮮，特與邱公聯句和詩，焚香煮茗。春遊遂圃，夜話寒齋，此其常也。邇後時復書簡往來者，人不能無情也。待以禮貌者，人而無禮，非所宜也。」

按楚材湛然居士集中所載：「壬午西域河中春遊詩」，「河中遊西園詩」等甚多。連其他所載和人韻等，合計之，約得四五十篇，皆用長春詩韻。所謂「聯句和詩，焚香煮茗；春遊遂圃，夜話寒齋，此其常也。」兩人初交的親密可見一斑。

（四）楚材所述邱處機覲見成吉思汗的情形 客曰：「邱公進奏談道之語，可得聞歟？」居士曰：「壬午之冬，十月，上詔邱公間以長生之道，所對皆平平之語。言及精神理氣之事，又舉林靈素夢中偕宋徽宗遊神霄宮等語，此邱公傳道之極致也！」

這裏明言，「十月上召邱公，問以長生之道。」與西遊記所說：「原約四月十四日問道，因上欲親征，乃改卜十月吉」，實相符合。西遊記敘第一次講道於九月朔以後，未標十月，實欠明白。遊記中「其月望」，應爲「十月望」。講道時，成吉思汗又問到「長生之道」，可知講述「如何長生」，應是這次邱公被召見的主要原因。耶律楚材說：「所對皆平平之語」，若拿「雪山講道」與「隆中對

「相比，尙屬確評。不過，歷史是事實，不是理想。當年成吉思汗所能瞭解的，應就是玄風慶會錄，西遊記，元史本傳，西遊錄所說的「戒色」，「清心寡欲」，「敬天」，「教孝」等等的平平之語。不是甚麼修齊治平的儒家哲學。而且講道後長春真人大得可汗的崇信；尊爲神仙，特免差發。由此中原的人民與文化，方獲得暫時的蘇息與保障。平平之語，居然發生影響，這應當就是邱處機比耶律楚材高明的地方了。」

（五）耶律楚材對邱處機的十項批評 客曰：「君與邱公亦有所許可乎？」居士曰：「論談之初，酬詠之際，稍嘗面許。交遊既深，窮其底蘊，予不許邱公之事，凡有十焉。初進見，詔詢其甲子，僞云不知。安有明哲之士，不知己之甲子者乎？此其一。對上以徽宗夢遊神霄之事，此其二。自謂出神入夢，爲彼宗之極理。此其三。又云：『聖賢提真性，遨遊異域，自愛夢境。』此其四。不識魯直贊意，此其五。西窮味谷，梵僧或修善之士，皆免賦役。邱公之燕，獨請獨道人差役，言不及僧。上雖許免役，仍令詔出之後，不得再度。渠輒違詔，廣度徒衆。此其六。又進表乞符印，自出師號，私給觀額。古昔未有之事，輒欲施行。此其七。又道徒以馳騁故，懸牌馳騁於諸州，欲通管僧尼。此其八。天城毀夫子廟爲道觀，又毀拆佛像，奪種園圃，改寺院爲庵觀者甚多。此其九。又順世之際，機廁而終，其徒飾詞以爲祈福。此其十。」

從十項批評中，我們可以看到湛然與長春兩人衝突交惡的內情與真正原因。全真教諸大師對於耶律楚材的十項批評，據我所已知者說，沒有答辨。今日事過境遷，恩怨不存；而且事久自明，功過可見。很明顯的，上述批評，幾乎全屬兩派權利的衝突，與立場的不同。但若從公判斷，則十項之中，

大部份應都是漠然的錯誤。而長春一方面，則似是逐項均有立場的。茲略爲解說，如下。（一）邱公志在得君行道；劉仲祿既薦舉他，說他三百歲了；劉自當關照長春。既承問及甲子，則長春亦祇有含糊其辭而已。他怎能明指劉仲祿的不對呢！（二）第二至第四，是儒與道看法的不同，不容易說誰對誰不對。第五與第十問題甚小，可以不論。兩人衝突的癥結所在，僅第六，「蠲免差役，不及僧儒」；及第七、第八、第九，「擴充全真勢力，毀夫子廟與僧院爲道觀」兩項而已。邱處機是全真教的大師，發揚光大全真教、不但是他的責任；也是他的希望與功勳。那能指爲罪狀？至於說：「將荒廢的孔廟、佛寺，改爲道觀」，那是成吉思汗多次慰問詔旨中所特許的。（如上文所說：「朕所有之地，愛願處，卽住」，與「教神仙好田地內，愛住處住」等。）更不能私下斥爲攘奪吧！西遊錄與釋禪邁至元辨偽錄拿攘奪寺廟，改爲道觀，醜詆全真教，實欠公允。王靜安先生說的好：「所記全真家占居寺廟一節，誠爲事實。然自金貞祐（一二一四）以來，河朔爲墟；巨利精盡，鞠爲茂草。緇衣杖錫，百不一存。全真之徒，亦遂因而葺之，以居其人（大多數都是中原的良民）。坐以寇壤，未免過當。」這還是就常態而言。若衡以金元之際，塞外蒙古銳騎，初入中原；雙方強弱與貧富的懸殊：語言與習俗的各異：真是「玉石俱焚，賢愚並戮」。全真教的奉旨擴張，正是萬千無告良民的福音與救星。金蓮正宗記所說：「四百州半獲安生，數萬里率皆受賜」，確屬實情。湛然所爭，真未免是書生之見了。至於西遊錄以下所說：「邱公當日『應封還詔書』，力爭僧道待遇平等；『應封還牌符』，藉息外人誹謗」，更是想入非非，不可思議。不但長春等人不肯爲之，果真當日成吉思汗僅許「特免僧人賦役」

，漠然願意封還詔書，力爭道士也應一律待遇麼？西遊錄又說：「今之出家人，率多避役苟食者，若削髮，則難於歸俗；故爲僧者少，入道者多。」這些話，真是一針見血，自係當日實在情形。應知全真教在金元之際對救濟世人，扶持文化的貢獻，正在這些地方。（足本耶律楚材西遊錄實爲元初極重要的文獻。他日當另加注釋，以助元代史的研究。）

六、全真教與知識分子

全真教有功於元代的民族及文化，也由於他們在混亂中，救濟了當時的知識分子。歷史是一個民族智慧與力量結合的成果。知識分子代表民族的智慧；文化是智慧表現在民族生活方面的形態與光彩；所以知識分子的保全，也就是文化的保全。金元之際，中原混亂，全真教因爲邱處機人格與智略的卓越，萬里西行，爲成吉思汗說教雪山；由是獲得大汗的信任。從此在漢地擴充道觀，拯救萬民。這件事不但對於四百州的一般人民幫助甚大；對於救濟當時的知識分子，尤有功績。茲就同時人所留史料中，列舉以下事實，以著梗概。（一）西遊記說：長春到燕京後，住居玉虛館。「自爾求願乞名者日盈門。凡士馬所至，奉道弟子，以師與之名，往往脫『欲兵之禍』；師之道蔭及人如此。」可知長春奉召初次到燕京時，從者已衆，而且多數是亡金的士大夫。王靜安先生說：上文「欲兵之禍」，用史記卷六十一伯夷列傳，「左右欲兵之」的故事。即是指庇護亡金遺老與知識分子說的。（二）孫錫長春真人西遊記序（作於戊子、西元一二二九年）說：「己卯（一二一九）冬，師被安車之徵。明年（一二二〇）春次於燕。駐車玉虛觀，始得識其面。尸居而柴立，雷動而風行。博物洽聞，於書無

所不讀。由是顯執弟子禮者，不可勝記。自二三遺老，且樂與之遊，其餘可知也。」也與上文互相發明；均可證明博學的邱處機所領導的全真教，對於當時的知識分子是樂於接近，樂於庇護的。（三）徐霆黑韃事略（第三十節）曾說到燕京長春宮招養亡金朝臣與士大夫的事實，原文如下。「外有亡金之大夫，混於雜役，墮於屠沽，去爲黃冠，皆尙稱舊官。王宣撫（楫）家，有推車數人，運呼使，呼侍郎。長春宮多有亡金朝士：既免跋焦，免賦役，又得衣食，最令人慘傷也！」（王國維先生說：免跋焦，即是免雜髮，已見上文。）（四）元王鶚玄門實錄大宗師真常真人李志常道行碑：「真常真李公諱志常，字浩然，開州之觀城人。雅好恬澹、穎悟勤學。曾隨侍長春真人西遊，歸著西遊記。戊戌（一二三八）繼掌道教。時河南新附，士大夫之流寓於燕者，往往竄名道籍。公委曲招延，飯於齋堂，日數十百人。或者厭其煩，公不恤也。其待士之誠，類如此。」（甘水仙源錄卷三，頁十八。）

七、若干問題的考辨

研究邱處機的生平與他所統全真教在金元之際的貢獻，若干先決問題，須要加以考定。現在逐條舉出簡要的說一說。一曰，成吉思汗派赴山東徵召邱公的宣差，有沒有札八兒？依據李志常西遊記：成吉思汗已卯（一二一九）年從乃蠻派赴山東的使臣，祇有宣差劉仲祿。而護送長春東歸者，則爲阿里鮮等。所謂札八兒者，僅於長春返燕後，一次代傳聖旨，問候長春吧了。他實在沒有偕同劉仲祿前往徵聘邱公。今考定如下。元史（二〇二）釋老傳：「邱處機登州棲霞人，自號長春子。年十九爲全真學於寧海之崑崙山：與馬鈺、譚處端、劉處玄、王處一，郝大通、孫不二同師重陽王真人（嘉）。

金宋之季，俱遣使來召，不赴。歲乙卯（一二一九）太祖自乃蠻命近臣札八兒，劉仲祿持詔求之。處機一日忽語其徒，使促裝。曰：「天使來召我，我當往。」翌日，二人者至，處機乃與弟子十有八人，同往見焉。『這是元史本傳的說法。據本傳當時持詔來召他的人，第一位是札八兒，其次方是劉仲祿；並有先一日預言天使將至的神話。就史料說，元史本傳旨是一個很堅強的據點。其次說札八兒曾往山東徵聘邱真人的，是元史卷一二〇札八兒火者傳。』札八兒者，賽夷人。賽夷，西域部之族長也，因以爲氏。火者，其官稱也。扎八兒長身美髯，雄勇善騎射，事太祖同飲班朱尼河水。太祖攻金，扎八兒出間道破居庸關，以功得與諸將守中都，授黃河以北天下都達魯花赤。有邱真人者，有遁之士也，隱居崑崙山。太祖聞其名，令扎八兒往聘之。（中間與邱真人對話，詳上年譜甲申年下。茲從略。）……卒年一百一十八，封涼國公。『據上文，是太祖派往山東徵召邱處機的專使，祇有扎八兒，沒有劉仲祿。其餘如方外邱處機傳，也說：「歲己卯（一二一九）太祖自奈曼（乃蠻）遣近臣扎八兒，劉仲祿持詔求之，」當是依據元史本傳。然扎八兒同劉仲祿持詔往山東事，西遊記與道藏七真年譜，金蓮正宗記，金蓮正宗仙源像傳等，均不載；實元史兩傳蓋誤。元史致誤的理由，申述如下。（一）西遊記一書上下兩卷，記述長春西遊朝見成吉思汗事，極爲詳備。書中記「成吉思皇帝遣侍臣劉仲祿懸虎頭金牌，及蒙古人二十輩，傳旨敦請。」沿途從登州到西域皆單述劉仲祿，始終隨行，未及扎八兒。西遊記爲長春師徒有意記述此一遠行的專著，當日宣差若有扎八兒與劉仲祿二人，決不會只記劉仲祿不記札八兒。（二）元史札八兒傳說他曾爲金朝出使王汗，因歸成吉思汗；又同飲班朱尼河水。

成吉思汗伐金，他因熟知通過店唐關的間道，出奇兵攻下之。太祖覽中輦形勢，歎爲卓異，因留與諸將共守中都，授黃河以北，鐵門以南，天下都達魯花赤。他的功蹟與職位，尚在石揀明安、耶律亮花、劉敏、宣撫王楫（巨川）之上。札八兒既爲堯而大賁，勢不能奉差前往山東。（三）王靜安先生說：「札八兒亦名劄八。趙垓的蒙轡備錄作於太祖的辛巳年（一二二一），曾述及劄八。原文說：「次曰劄八者，回鶻人已老，亦在燕京同任事。」與札八兒傳所言，卒年一百一十八歲，可相參證。長春赴西城時，札八兒當已甚老（約在八九十歲左右），萬里奔波，蓋不可能。（以上見西遊記校注頁十九至二十。）（四）西遊記於書末，甲申季夏，曾記「宣差相公劄八傳旨」云云。若劄八曾往召邱公，自不能不加以追述。而僅言劄八傳旨慰問，是劄八與長春素有往來；不言曾與劉仲祿同往登州，即足證明他實在無赴登州的事情。（五）輟耕錄卷十曾載徵召邱公的漢文詔書；詔書中也只說「選差近侍官劉仲祿」，並未言尙有劄八或札八兒。（六）持詔徵召邱公的特使，西遊記僅言劉仲祿，而七真年譜，金蓮正宗記，金蓮正宗仙源像傳等，也均祇述劉仲祿，未提札八兒。可知全真教派中的重要記載，均信西遊記，不信元史。也可證元史兩傳記此事，實與當日事實不合。總之，劄八或札八兒是當日中都的顯宦，與長春真人素有往來；但無與劉仲祿同往山東徵召邱公之事。徵召之事，即曾與聞，也是從旁協助的性質。元史邱公傳與札八兒火者傳致誤的原因，也許就是把協助當作合作了。二曰，從西遊記記事年月的正確，可以校訂元史，聖武親征錄等所記西征事蹟年月的錯誤。西遊記是當事人邱長春、李志常師弟等，按年逐月排日，記述西行所見所聞，比較上頗具客觀性。所以從庚辰（一二二〇）到

甲申（一二二四）五年中，記述成吉思汗西征的戰爭與大事，都比元史，聖武親征錄提早一年；都比元史等爲可信。茲據張星娘、王國維兩先生考證的結果，列舉如下：（一）西遊記劉仲祿對邱長春說：「今年（一二一九）五月在乃蠻國斡耳朵得旨」云云。拉施特集史記此年成吉思汗在也兒的石（Yrtysh）河度夏，乃蠻國即在也兒的石河的上流。聖武親征錄同。並云：「秋進兵，所過城邑，皆克。」而元史（一）太祖紀說：「駐蹕也兒的石河，在十五年。」（一二二〇）並記於克蒲華城與克尋思干城之後，實爲錯誤。（二）拉施特於辛巳年（一二二一）記成吉思汗春渡阿母河，夏避暑於塔里寒（Talekan）山中。十二月追札蘭丁，敗之於印度河。西遊記說長春以是年十一月十八日（陽曆十二月三日），抵撒馬爾干；兩書彼此符合。而元史太祖本紀，十六年（一二二一）下則說：「哈兒，薛未思干等城，本年春始攻下。不但錯誤，而與十五年（一二二〇）所記「帝克蒲華城，五月克尋思干城」，實係重複。（三）西遊記下，壬午年（一二二二）四月五日，長春抵大雪山行在。拉施特書說：此時成吉思汗駐蹕欣度庫什山的八魯灣（Boruan）平原，與西遊記合。而親征錄與元史記避暑於八魯灣，則在十八年，較遲一年。且與十七年（一二二二）夏避暑於塔里寒重複。（以上張先生說，見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五冊）。（四）西遊記說，成吉思汗班師在壬午的冬季，十月以後；而元史與親征錄則說在癸未（一二二三）與甲申（一二二四），也遲後一年。但另一方面，西遊記所記西征大事的年月，均與他書：像元史耶律楚材傳，（例如己卯（一二一九）夏六月，帝西討回國，與五月在乃蠻國兀里朵得旨符合），湛然居士集，（兩書合者尤多，例如卷八，庚辰駐蹕尋斯干，與卷六，辛巳年

蒲華城夢萬松老人等），西遊錄，（例如已卯「天兵大舉西伐，道過金山」）等相符合。因此王靜安先生既於耶律文正公年譜中，表列各書所記西征大事的不同；又於親征錄校注中（頁六十四），列舉元史與親征錄遲後一年的六種理由。而結論則曰，「據此六證，知自庚辰至甲申，五年中，元史與親征錄所記西征事，當各移上一年。」三曰，邱長春的不用「權」與不重靈異。金元之際，全真教諸大師初因外族入侵，爲自救救人計，乃創立一種三教合一的全真教，以期顯名於世。但這一新的宗教，若欲哄動世人，即非創造各種靈跡，無由自顯。如王重陽的「甘河遇仙」，如「穴室居之，名曰死活人墓」。又如「鑿崑崙山，不意巨石飛落，人皆慄慄。王重陽振威大喝，其石屹然而止」。「竄海水至鹹鹵，王咒金蓮庵旁之井，至今人享其甘潔」等等。又如「王重陽自文登將歸寧海，經龍泉去查山二百里；重陽將傘自手飛出，未哺，即墜查山；柄上得傘陽子三字」等等。這些仙跡，道家的解釋認爲是運用權智，所以行道。但邱處機在七真中，最少用權，而神話與仙跡也比較稀少。陳教友更稱道長春在道教中，最爲平實，不喜用權。他說：「陳秀玉（師可）嘗語人曰：『吾所以心服邱長春者，以其實而已。昔嘗與長春論教，長春曰：『道釋雜用權，惟儒家不用。』此非深明義理者，不能有此語。」然則重陽及諸真人略示神異之蹟者，權也。若長春則不肯用權，而獨全乎真者也。」如上所云，則是邱長春僅運用智慧與學行，以宗教救世人，救民族，救文化而已。不重靈蹟；縱有靈蹟，也祇用作救世的手段，而不是他的真正的目的。（以上參用「長春道教源流」卷二、頁一至二。）

八、略論研究邱處機的史源與參考書

關於研究邱處機的重要史源，當然以他自己的著作和與他有直接關係的記載爲限。道家編造的訓詞與教條，或假借他的名義發布的一切宗教語錄等，均所不取。第一、他自己的著作。（一）磻溪集。全部都是韻文；包括五七言詩、詞、歌、共六卷。前有胡光謙、毛麾、移刺霖、陳大任的序各一篇。這是邱長春隱居磻溪、龍門、棲霞時，所作詩詞的選集，可以考見他未赴西域前的求道及生活情形。現收入道藏太平部友字一至六號（道藏第七百九十七冊）。（二）西遊記。分上下兩卷及附錄；包括全部有關長春西行的重要公文，（自棲霞到撒馬爾干，赴行宮初謁成吉思汗止爲上卷，再回撒馬爾干至東歸及死爲下卷）。此書名爲李志常作，實爲邱處機與諸大弟子合著之旅行傳道報告。就中收有長春西遊全部詩詞、談話、及與諸大弟子和外人的交際情形。李志常西遊時，中途留阿不罕山的棲霞觀，並未親到撒馬爾干與雪山。他祇不過是此書的總編輯吧了。以上兩書，是研究邱處機的直接史料，最具備史源學所說原手史料的價值。（三）鳴道集，未見。（曾向道藏中尋覓，尙未發見）。第二、邱處機同時師友的著作。這一類見於道藏中者，相當繁富。現在以長春與其他七真人及十八弟子中留有著作者爲限（以下只舉專集，其他雜著從略）。（一）重陽真人王嚳（邱處機的老師）著的重陽集十三卷，教化集三卷，立教十五論一卷。（二）丹陽真人馬鈺著漸悟集（皆丹陽所作詞曲）二卷。金玉集十卷（詩與詞）。（三）長真人譚處端著水雲集三卷。（四）長生真人劉處玄著仙樂集五卷。（五）玉陽真人王處一著雲光集一卷。（六）廣寧真人郝大通著太古集三卷（其他語錄等，不盡是諸人自己的著作，從略。以上這邱長春真人共七人，世稱七真）。（七）尹志平著：葆光集，北遊語錄

。(八)宋德方著樂全前後二集。(九)李志常著有玄集二十卷，西遊記二卷。西行十八人，據李道謙的甘水仙源錄與陳教友的長春道教源流卷四所考，知名者祇有十二人，有著作者則有尹志平、宋德方、李志常等三人。第三、略論上述兩類以外，研究邱處機的重要史源與參考書。就研究邱處機的重要史源說，除上述蟠溪集，西遊記（連附錄）外，當推以下諸文。（一）元陳時可（字秀玉）長春真人本行碑（見甘水仙源錄，又長春道教源流卷三）。追述處機一生行事，除偶有疏略（如言初遇重陽子於崑崙山煙霞洞等）外，均詳實可信。（二）陳時可燕京白雲觀處順堂會葬記（見甘水仙源錄），述長春下葬時，「朝廷崇奉之至與道俗思慕之真」，確為難得的史料。這些都是與長春的設教救人有直接關係的。（三）元史（卷二〇二）釋老傳中的邱處機傳。是正史中一篇很可寶貴的宗教家列傳，可惜傳中有極明顯的錯誤（如云，太祖自乃蠻召長春真人的侍臣有札八兒等）。（四）李道謙的七真人譜（道藏第七十六冊），排行七真行事年月，大致可信。（五）金蓮正宗記與金蓮正宗仙源像傳等。（六）耶律楚材著足本西游錄及湛然居士集。（七）釋祥邁至元辨僞錄。（八）元好問遺山集，集中有關於邱處機與全真教文字多篇，甚有價值。上述三家也代表反對派。以上直接史料，一曰史源。第四、元代人有關全真教的著作。（一）元人文集，如姚燧牧菴集，王惲秋澗大全集，劉因靜修集，虞集道園學古錄，蘇天爵元文類，元名臣事略，滋溪文稿等，所收有關邱長春與門弟子的碑銘序記。（二）道藏中的甘水仙源錄等等。（以上同時代人的史料，可用作史源與參考者。）第五、參考書與近人對於邱處機的新研究。（一）陳教友著長春道教源流。全書八卷，收集有關全真教與邱處機行事的

史料最稱詳備（有單行本與聚德堂叢書本）。惟惜源流所錄西遊記與元史各傳有所增刪，不查對原書，不宜採用，頗爲遺憾。（以上轉手的史料，祇可參考者）。（二）關於西遊記的注釋，第二章年譜中辛巳年下，已有簡略述說。著者鄙見，認爲王國維西遊記校注的述事，張星烺西遊記注的釋地，俄人克利門次等的實地考察，三者應同時並重，不可偏廢。（三）至於有關西遊地圖，應採用俄人巴提侯耳得（W. Barthold）在「蒙古入侵前的土耳其斯坦」（*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*，一九二八年英譯本）所附的「中亞地圖」（*Map of Central Asia*）。布瑞提施奈得「中世紀中亞研究」第一冊所附之圖，亦可參用，惜已嫌陳舊。（此點暫述所知，容他日再補充。）第六、關於邱處機宗教方面的史料，著者所知甚少。近在南港史語所圖書館見到「玄風慶會圖」（僅見到第一冊，應有四冊）第一冊（民國乙丑（十四年）上海涵芬樓景印），係玄洞子史志經所編纂。自「棲霞分瑞」，訖「白雲掩樞」，總述長春生平事蹟，並繪爲六十四圖（第一冊僅十六）圖，描寫邱公生平瑣事頗詳。然既爲表彰長春真人的靈蹟，自不免雜揉神話，多述異聞。何者可信，區別爲難，本篇亦僅就遇有確實可信，而又與其他同時人史料不相牴牾者，酌採一二而已。